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四九七號至第五〇六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歷朝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贈

二十五年重版訂正樣本

序 次

重版訂正弁言	序	歷朝世系圖	目錄	樣張	預約通知書	預約簡章	預約地點
--------	---	-------	----	----	-------	------	------

二頁	一一頁	六頁	一四頁	一一頁	一頁	二頁	三頁
----	-----	----	-----	-----	----	----	----



3 2285 7083 8

歷朝通俗演義重版訂正弁言

當我們的改版印行「歷朝通俗演義」底計畫實現的時候，意外的獲得許多專家和教育實施者的贊許。在很短的期間，竟然銷到很大的數量。北方史學大師顧頡剛先生曾對我們說：「本來這樣底工作，是目前最需要的。難得這樣流暢的文字，又據可信的史料，自然與一般的野史，不可同日而語了。」南北各中學校都指定本書為歷史課程主要參考書。凡此，都使我們覺得更需奮進，才能答謝這樣的厚意！

其實當時因匆匆付印，還有一些使我們自己都不能滿意的地方。譬如錯字是不免的，封面紙質又那樣的不堅實，對於保存上終不十分合式。這一次，才有機會好彌補我們的缺憾。除封面已改上等書面紙外，錯字也較從前更正不少了。至於改版的動機，在上次緣起裏已明白的說道：

要復興民族必先要了解我們民族固有的精神。譬如一個世家子弟，他尚不知道祖先的行實，叫他如何能發揚光大呢？我們要知道中國民族的偉大，就不能不認識我們的祖先。所以章太炎先生前年在燕京大學演講，教大家要讀有用的書，什麼書才有用呢？最有用的，那就是歷史。他說：「曾國藩一生的功業，就因為得力於文獻通考，胡林翼善治兵，是因他深於資治通鑑，左宗棠腹中也不過有一部方輿紀要，幾家竟做出這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因為歷史好比一面鏡子，任何社會活動的眞象，都可以從這裏反映出來。梁任公先生也說過：「惟有歷史是一切學術的基礎，不知道歷史的人，便不能了解一切學術。」我們應認清歷史是最有用的，是基礎的知識，也是到復興民族之路的推動力。

俗語說得好，一部二十四史叫人從何看起呢？況且現在一般國民知識的貧乏，經濟的恐慌，中等以上學

校學生，因課務繁雜，在時間上，能力上，決不容你從容的去讀那樣鉅製。那麼歷史知識又如何才可傳播給大眾呢？這的確是學術界一個嚴重的問題。記得民國二十一年，教育部召集中小學校課程編審委員會的時候，於國語歷史兩科，認為補充讀物，有積極編製的必要。本局在那時早已編纂成一部歷朝通俗演義了。作者浙東蔡東藩先生是當代宿儒，有多年教學經驗，他細心的費了近十年的工夫，才完成這煩重的的工作。在這一部演義中表見出幾種特有的風格：

(一)言必有徵 無論任何細微的記載，都有堅確的根據。其不見於正史的，他都注明出處。

(二)描繪傳神 他以文學的手腕，隨處寫來，總帶有一種風趣，使讀者很感覺有味的，不忍釋手。

(三)闡明因果 歷史最大的效用，便是闡明因果，在這一套書中，從秦漢一直到現今，一貫的敘述下來，而處處把因果的關係都顯示出來。如讀清史的，看了明史，便已隱隱伏了滿洲入關的因，再去看民國史，便又了然於清室之不得免於滅亡。以清史為中心，明史、民國史，都成了羽翼。在一部獨立的史中，也同樣的有這樣顯明的因果，雖一件小事的記載，亦復如是對於增進讀者的識力，此書是很有功效的。

(四)祛疑存信 自從疑古史派的樹立，大家對於秦以前的史料，認為不盡可靠。本書是從秦代敘起，取材盡是可以作信史的，讀者看了這一部演義以後，於史實的眞偽，便自然的能銳利的去判辨了。所以本書不獨是大衆的必需的讀物，並且足供中等以上學校教科補充讀物之用。進一步說，不獨做人，求學，都要借重這歷史的一面鏡子，就是治兵治國，又如何能少掉牠呢？

在這種年頭兒，與其翻印二十四史和甚麼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又不如以生動的手法，活躍的情調，重新寫成這樣新鮮的史籍了。從前俞曲園先生即主張以演義為發蒙的讀本，所以他用三俠五義去課孫，畢竟收到很大的效果。自本局印行這一套書以後，不知有多少出版者，在做做着。所幸明眼的讀者，仍是盡量的採擇。

故銷數已到十萬部以上。屢蒙讀者，獎識有加。本局敬以十二分的誠意接受着。爲求改進，以達到至善的標準起見，此次加以改版，一方面減少讀者經濟的擔負，一方面改善全書的紙質裝璜，訂成洋裝四十四冊，不獨便於瀏覽，並且攜帶便利。

我們想這次的重版，應較第一次更有進步，普遍的貢獻到讀書界，——尤其是中學生界，這是無疑的事，好在可以此書本身的價值，作事實上的證明的。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謹識。

序

歷史是什麼一回事呢？在說文解字上解釋「史」字道：「記事者也，從又持，中正也。」漢代以記事作「史」職，「史」的記事又必要中正無私。王靜安先生觀堂集林卷六，有一篇釋史，他以爲「史」之所以從「中」與古文中正之「中」，伯仲之「仲」異，因爲中正是無形的物德，不是用手可以持得的。史之「中」應是盛筴之器，從又持中，義爲持書之人。於是他斷定「史」事三字在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這可算對於史的名稱，很平允的釋義。

史官之設置，劉知幾認爲始於黃帝，到周朝才完備。他在史通上說：「蓋史之逮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案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因爲史官世掌典籍，有書纔有學問，所以張孟劬先生認爲古代學術多出於史。章實齋報孫淵如書道：「益天地間，凡涉著林之作，皆是史學。」龔定龔在古史鉤沈中亦講：「史之外無有文字焉。」我們可知史的範圍，所以古代有那麼多的史官。史官制度雖相沿甚久，但後來的史書，不必出於官方，倒是私家的記載可靠一些。此私家著述所以漸奪史官之職了。

史既是故事的記載，可以分爲三部分，這便是所謂史的三位說。（一）史實，人類的動作，如思想，行爲，和由思想行爲構成的現象文化，以及影響人事的自然現象，都是史所以憑以記載的。（二）史料，這就是記載的本身，表示史實的品物，敘述史實的文章，凡可以傳達人類構成的現象文化，以及影響人事的自然現象，且有存在之性質者，皆屬於史料的。（三）史學，網羅天下的史料，鉤稽史實的眞象，辨牠的旨趣，刊落繁冗的地方，做有統系，有宗

旨的研究，用來闡明人類動作底連續變之跡，天人相應之故，推求因果，爲之解析，勒成刪定，使後來的人澈底的明瞭。孟子說：「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事的「事」便是一「史實」，其文的「文」便是「史料」。其義的「義」便是「史學」。史的三位，本可以見春秋的價值，欲知中國史的精神，不可不知三位的區分。

浙東蔡東帆先生本著三位的史法，寫了一部通俗演義，給大衆讀。斷自秦代，秦以上不甚詳，何以斷自秦代呢？蓋嬴政稱皇帝之年，實前此二千數百年之結局，亦爲後此二千數百年之起點，不能說不是歷史上的一大關鍵。不過秦有經營統一之功，未盡規畫一統之策。秦代的政治理想，漢代才實現。所以秦漢有合論之必要。自秦王政二十六年至興平二年，凡四百十六年，是中國第一次的統一。所以在此之前可以略過，且周代的文物制度，從六經中還可考見，也無須詳述了。

秦漢統一的確是信史中一大奇蹟，我們可以從各方面看來，知當時之盛。（一）梵文稱吾國爲脂那 *Cina*，希臘文爲西尼姆 *Sinim*，拉丁文阿拉伯文爲泰 *Tian*，希臘文爲泰尼 *Tana*，波斯文爲支那 *China*，我們只要看張星烺先生支那名號考，可以知道東西各國謂吾國之名，皆自秦國轉音而來。而法顯、玄奘這班高僧紀行書中，皆稱本國爲漢土。至今我們漢族之名猶在這。秦漢差不多不限於一代之名了。（二）我們只以徙民路邊實邊，這一事看來，也可以知當時國威的澎漲。如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燕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徙朔方十萬口，四年，徙七十二萬五千口，五年，徙天下羈吏民於邊，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要不是以全國之發展與安全爲目的，通盤籌畫，從事謫徙，那裏還能嚴厲的實行這種國家政策呢？這又是讀秦漢史特別感覺着的興奮。

我將在此後，逐代的介紹一些史料的參考，使讀蔡先生這部演義以後，還能自動的搜尋。大約這是讀者所需要的罷。

的注家，略舉一些，便可知治史漢兩書的人是如何的努力了。以史記說：裴駟有史記集解八十卷。徐廣有史記音義十二卷。鄒誕生有史記音三卷。劉伯莊有史記音義二十卷。王元感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徐堅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李鎮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義林二十卷。陳伯宣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韓珣有續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貞有史記索隱三十卷。張守節有史記正義三十卷。裴安時有史記纂訓二十卷。許子儒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又史記音三卷。姚寬有史記集解卷數不詳。趙瞻有史記軼語卷數不詳。蕭常有史記注一百卷。張洪有史記要記卷數不詳。漢書的部分，應劭有漢書集解二百十五卷。又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服虔有漢書音訓一卷。韋昭有漢書音義七卷。孟康有漢書音義九卷。晉灼有漢書集注十四卷。又音義十七卷。崔浩有漢書音義二卷。孔文祥有漢書音義二卷。劉嗣有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夏侯詒有漢書音二卷。劉顯有漢書注二卷。劉孝標有漢書注一百四十卷。梁元帝有漢書注一百十五卷。蕭該有漢書音義十二卷。包愷有漢書音十二卷。項岱有漢書序傳八卷。劉寶有漢書取議二卷。陸澄有漢書新注一卷。韋稜有漢書續訓三卷。姚察有漢書訓纂三十卷。又集解一卷。又定漢書疑二卷。顏遊秦有漢書決疑十二卷。僧務靜有漢書正義三十卷。李喜有漢書辨惑三十卷。又漢書正名氏義二卷。漢書英華八卷。姚挺有漢書。紹訓四十卷。唐高宗郝處俊等有御銓定漢書八十七卷。顧引有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顏師古有漢書注一百二十卷。劉伯莊有漢書音義二十卷。敬播有漢書注四十卷。又漢書音義十二卷。元懷景有漢書議苑卷數不詳。沈邈有漢書問答五卷。李善有漢書辨惑二十卷。趙汴有新校前漢書一百卷。余靖有漢書刊誤三十卷。張泌有漢書刊誤一卷。劉敞劉放劉奉世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劉放有漢書刊誤四卷。富弼有前漢書綱目一卷。劉巨容有漢書集誤二卷。佚名氏有西漢刊誤一卷。這一般很簡單的兩漢史書的目錄，已經如此之多，雖然書不盡存，但於此可知演義作者的手腕是如何能馭繁入簡的了。讀此演義之後，更自探索，定有許多見解足繼前人的。

序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敕撰。史通外篇說：「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或者因為書成之日，即有不愜於時論的地方罷。晉書中宣武二帝紀與陸機、王羲之二傳，皆稱制曰。大概是出於唐太宗御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五論此書道：「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拔藻，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即如文選注、馬濟督誅引臧榮緒、王隱書稱馬泚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後加贈祭，而晉書不為立傳，亦不附見於周處、孟觀等傳，又太平御覽引王隱書云：武帝欲以郭琦為佐著作郎，問尚書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烏九家兒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能復為今世吏，終於家。」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而晉書亦削而不載。其所載者，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度、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互勘，幾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史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正史中惟有晉書與宋史，給後人紛紛的改撰，也自有道理呢。唐何超又撰有晉義三卷，楊齊宣作序，說他審音辨字，頗有發明。這是讀晉書的工具。郭倫作晉記六十八卷，是記傳體。周濟的晉略六十卷，是編年體。黟縣湯球輯九家舊晉書三十七卷，五家晉紀五卷，兩家晉陽秋四卷，光緒間，廣州會經刻過。還有漢學堂叢書中有黃奭的晉書若干種。關於晉代的史料，也不算過少的。

從西晉統一的二十三年，到東晉偏安的一百零三年，還有華夷雜操的僭竊與晉宋對峙一百三十六年，這是中國史上一大混亂時代。惟其如此混亂，最足以作後來的殷鑒。其間一切文物制度，都與混亂有關。現在舉出三大要點來看，可以證明這一段歷史實是在全部的關鍵。(一)以前的民族活動，全以夏族為主，政權亦在夏族手中。而此一代異族入侵，與夏族分有中土，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夏族雖日漸老大，而異族被吾之文教，轉成新與之勢，相繁熾為兩晉南北朝之局。而隋唐歷史，即胚胎於此。後來隋唐的皇族，很多是異族雜種之後裔的。(二)以前以北方為文化中心，而此時代漸自北而南。永嘉亂起，相率渡江。元帝定都建康，南方為漢族正統之國。有二百七十餘年，南方的學術文藝，遂臻前史未有之盛。(三)以前吾國治道教化，具有規模，而此時代，無可稱述。這時，印度文化使我們的社會思想、禮俗，以及文藝、美術、建築方面，却生了種種變化。我們因為有吸收力，能使印度文化變為中國文化。所以此時不獨是混合各種族，而且混合各方向文化。

這些都是歷史上的樞紐，也是論世者所應知的。蔡先生所以作兩晉通俗演義，自有他的用意。他說：「兩晉之史事繁矣，即此內訌外侮之複雜，已更僕難詳。宮闈之禍，啓自武元；藩王之禍，肇自汝南；胡虜之禍，發自元海。卒致銅駝荆棘，蒼日蒼涼；鯨豎三山，鯨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寇之污。此西晉內訌外侮之大較也。王敦也，蘇峻也，陳敏，杜弢，祖約也，孫恩，盧循，徐道覆也，而桓玄則為篡逆之尤。此東晉內訌之最大者。二趙也，三秦也，四燕，五涼也，成夏也，而拓拔魏則強胡之首。此為東晉外侮之最甚者。一他提綱挈領，列舉之後，便斷定：「夫內政失修，則內訌必起；起則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蟲生，堤隄蟻入，自古皆然。晉特其較著耳。」時在今日，讀者細心的讀一讀這一部演義，應當覺得更有意義的。」

序

可咀咒的亂世，在史書的冊頁上塗滿了腥血。其間亂賊迭起，作爭攘的主動者或煽動者。任何朝代是有的，却沒有南北朝那樣的利害。從宋武帝起，經過齊梁陳，誰不是以篡弑得天下，悻入悻出，忽興忽亡。可謂極亂離之慘了！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懼亂臣賊子，亂臣賊子也懼孔子。為一字的貶責，有嚴於斧鉞。所以歷史的記載，有時可以為儆的。

南北朝之紛擾，結果被索虜乘機佔據了北方，歷十一世，合東西二魏說來，享國也有一百七十餘年之久。但北齊，北周篡奪相仍，與南朝一例的動作。這可算亂臣賊子最活躍的一個時代了。隋文帝以外戚盜國，雖然混了一南北，畢竟躬遭子禍，依然沒有好下場。他的兒子隋煬帝弑君父，賊弟兄，淫恣無度，死到了江都。二孫倏廢倏立，以至發願不復生帝王家。從因果上看來，這種種起伏，與廢都不是偶然的事。在史家眼中，隋也不應當列入正統的。

沈約所作宋書一百卷，梁書本傳記一約表上其書謂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諸志須成續上。今此書有紀志傳，而無表。史通云：「此書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不言有表，隋書經籍志也作一百卷，與今本同，或者唐以前表早佚，今本不知是不是後人所編次的。蕭子顯所作南齊書五十九卷，章俊卿山堂考索引節開書目云：「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但劉知幾史通曾鞞錄，皆云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闕佚。梁書和南史作六十卷，節開書目不能說沒有根據。姚思廉作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史通上說：「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藁，加以新錄，述為梁書五十六卷。」又「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為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思廉編輯之功，不止九年，算

得很大的工作了。沈約、蕭子顯是梁人，怕投鼠忌器，語多迴護，尚有可原。思廉是唐代人，也多迴護的話。豈是因爲唐之得國，也有篡竊的嫌疑麼？姚察曾作過梁陳的官，大約不忍直書，不像崔浩監修魏史，直書無隱，事未成而身死族夷。魏收繼之，成魏書一百四十卷，當時號稱「穢史」。據劉恕序錄，謂「隋魏澹更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唐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今皆不傳。魏收的書倒流傳至今。李百藥作北齊書五十卷，也是承其父德林之業。大致仿後漢書的體例，卷後各繫論贊。此書自北宋後漸漸散佚，晁公武讀書志已說殘闕不完了。令狐德棻作周書五十卷，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史，就是德棻所提議的。此書也是殘闕很多。李與令狐都憑據兩朝記錄，略加刪潤，於褒貶之義，無甚可取。隋書八十五卷，輯自唐臣之手，其中撰志者如李淳風、于志寧、韋安石、李延壽、令狐德棻都在內，而以魏徵領名。魏徵是一代的直臣，而於張衡傳中不及弒隋文之事，爲亂賊曲諱，史家甚爲不取。說起南北朝來，仍以李延壽所作爲精。

李氏所作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本私家之著述，可以供官書之旁參的。延壽承父大誦之志，先作成南史，就正令狐德棻、德棻把乖失的地方，改定不少。所以宋人稱延壽之書，刪煩補闕，爲近世佳史。不過雜史爲實錄，未必盡足以信。在北史方面，因魏書、北齊書、周書皆不全的緣故，此書除麥、欽、杖、傳、有、關、文、苟、濟、傳、脫、去、數、行、其、餘、皆、卷、帙、齊、整、始、末、完、具、徵、北、朝、的、故、實、不、能、不、以、此、書、爲、依、據、的、他、以、隋、書、列、入、北、史、後、人、有、譏、其、失、宜、其、實、以、春、秋、一、用、夷、禮、則、夷、之、的、標、準、說、來、這、是、不、錯、的。

南北朝史料如此之複雜，又如此之失掉貶義。我們再來讀蔡先生這一部演義，便可知道演義之作，其價值不在正史下。而且現在是什麼時代？亂賊之大防，作者於此，再三致意，不爲少諱。讀者更應體會述史的用心才好！

序

唐代是中國小說發展的時代，同時也爲後來小說題材之海。只要把現今所有的小說，或戲曲底本事，一加以分析，便可知道，唐人的故事是如何的重要與普遍，遠非別一朝代所能及。從最流傳的小說說來，有隋唐演義、唐金瓶、薛家傳、東征西羅、通掃北。還有西遊記、鏡花緣，也自稱是李唐時事。戲曲若長生殿、綠牡丹，又無非描繪唐時的人物。據我想來，這些人物固屬本身帶着濃厚的浪漫氣息，然而畢竟是這般低級趣味的作家，憑空杜撰，附會依托出來的。以文學的眼光去看，倒沒有多麼大的過失。但從歷史的真實底價值上估計起來，這許多小說負有很大的危險性。把這麼多量的不正確的記載，灌輸到大衆，在大衆心目中的唐代，是小英雄李世民的太宗，溫柔三郎的玄宗，這許多人與物所組合的，甚麼薛剛、武三思……皆極爲活躍的。幾乎成了另一世界了。

在小說題材上，唐代雖然很重要，却沒有一部記載唐代的史書是毫無瑕疵的。石晉時，劉昫同史官張昭遠纂唐書二百卷，把唐朝二百九十年間的事，加以敘述。評者謂：「紀次無法，事實零落。」到宋仁宗慶歷年間，歐陽修、宋祁主編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經過十七年才成書的。以歐宋這樣的名儒，議者猶譏其「用字奇澀，未免不文，刊削詔令，不無太略。」因歐宋的新編，劉昫、張昭遠的唐書，我們叫牠做舊唐書。在舊新唐書以外，范祖禹有唐鑑，孫甫有唐史記，趙瞻有唐春秋，陳彭年有唐紀，袁樞有通鑑記事本末，通鑑記事本末敘述唐代甚精確，可惜不是斷代的。新唐書、舊唐書，仍然自有其重要。讀者讀這本通俗演義，也當知這兩部唐書的內容，現在讓我來撮要於次。

五代史記劉昫本傳，沒有說昫撰唐書，等到新唐書問世，儒者才有昫等之長，而以攻歐宋之短的。觀昫所

述長慶以前，本記只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瞻而不穢，頗能存班范舊法。長慶以後，書序、婚狀、獄詞、一古腦兒放入本記，不免支蔓。列傳多敘官資，曾無事實。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所以說「繁略不均，一並非評。這原因大約因長慶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昉乃自採雜說傳記，所以動乖體例，以致還有重複的，如楊朝晟傳，既見卷一百三十二，又見卷一百四十四。蕭穎士既附見卷一百二，復見卷一百九十文苑傳中。此等事因同修的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而昉又未曾用一番鉤稽的工夫，使他首尾貫通起來。

新唐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舊例，修書止畧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何可沒也。遂於記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故書中列傳題稱名。本記志表題修名。此書之作，本以補正劉昉之舛漏，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卽其說而推之，史官記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重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瞻，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爲澀體，而至於詰屈。」安世之評，中其病源。成都吳縝有新唐書糾繆二十卷之多，却都是吹毛求疵的話，又遠不如安世的批評了。

這一本通俗演義，除斟酌新舊唐書外，又博採他書，加以鉤稽。但尤重可信的史料，不是那許多低般趣味的，小書所可擬。作者道：「以正史爲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爲緯，不尙虛誣。徐懋功未作軍師，李藥師何來仙術，羅藝叛死，烏有子孫叔寶揚名，未及兒女。唐玄奘取經西竺，寧惹妖魔，薛仁貴立績天山，豈藉子婦，則天淫穢，不聞私產生男。玉環伏誅，怎得飯真圓耦。種種謬妄瑣襲之談，辭而闕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可見作者的矜慎態度，可以爲此書作保障的。

序

在南北朝後，最紛亂的時代，我們要數到五代。在這五十三年之中，就汴洛之間這一點地方，易君十三，易姓八。在南北東西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的，前後有十國之多。梁唐之際的歧燕尚不在內，遼以外裔，雄據北方；史家因爲是異族的緣故，目之爲夷。遼誠然是夷，但五代時這一般豪雄，寡廉鮮恥，恐怕還比夷不如呢。

五代的史籍第一數到薛居正等的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晁公武讀書記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穰、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大約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做底子的。後來歐陽修新五代史出來，二書並行于世，到了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修史，於是薛書便不十分流行了。雖然，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之上，體例比居正等謹嚴，但自宋以來，論五代史，卽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註，皆專據薛史，不據歐史的沈括、洪邁、王應麟，皆是博洽之士，於薛歐二史却兼採並用。原來歐陽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雜，自貶其體。所以文詞雖工，情事或不能詳備。居正等秉筆之人，有逮事五代者，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很可徵信的。歐史只有司馬職方二考，諸志皆沒有。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一概無考，又不如薛史對於文獻材料多了。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共七十五卷。唐以後所修各史，只有這部書是私家著述，在當時沒有上於朝廷的。歐陽修死了以後，才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至今列爲正史。他對於褒貶，是祖述春秋，所以義例謹嚴如此。敘述仿史記，所以文章高簡，而事實不甚經意，攻駁他的書，因此很多，如吳縝的五代史纂誤三卷，清代楊陸榮的五代史

志疑，皆勒成專書，動中要害，不盡是無當的話。四庫全書總目說得好：「薛史如左氏之記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所以二史仍以並存爲貴。吳縝纂誤中如所稱「唐明宗記趙鳳罷」一條，徐無黨注中忘其日三字，檢今本並沒有。又晉出帝紀「射雁於繁臺」句，今本也無雁字。周太祖紀「甲辰」當作甲申，今本正是甲申，不是甲辰。說者謂縝構虛詞，故中歐弊。楊陸榮書是康熙庚子編成的，沒有見吳縝的纂誤，故以意研求，摘其疎謬。如（一）梁太祖本紀：洹水之戰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傳不載其名。（二）晉出帝紀：馬全節戰於榆林，兩軍俱潰，其一軍不知爲誰。又與附錄所載榆林之戰全不相合。（四）澶州之戰，書梁漢璋敗績，王清戰死，附錄則書漢璋戰死而不及清。（五）唐太祖兄弟傳所載太祖有四弟克讓、克修、克恭、克寧，而李嗣昭傳乃有太祖弟克柔，諸如此類，皆毛舉細故。其餘就是爭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除僅引茅坤的五代史鈔評一條外，大概皆就本書中互相校勘於大旨亦沒有甚麼非議。歐陽修大約頗信劉知幾史通廢表志之說，所以除了司天職方二考以外，概從刪略了。

此外五代史有王溥的五代會要、陶岳的五代史補、尹洙的五代春秋、袁樞的五代記事本末、路振的九國志、劉恕的十國紀年、吳任臣的十國春秋，大概皆以稟輯遺聞爲旨，很少有公正的論斷。畢竟讓薛歐二史於前，蔡先生作這一部五代史通俗演義，他是有意紹述歐史的，所以寫這篇序文，特詳於新五代史記的敘述。作者何以以歐陽公之「筆則筆，削則削」之義爲準呢？這與述南北朝史演義一樣的用心。我想，春秋筆削，或者還有些微的力量，我們以書中的時代，與眼中的時代互相比勘，應感着不少的驚異，使知歷史的偉大性，南北紛紛，五代擾擾，可詛咒的亂世，何時才能翻盡這一頁的史蹟呢？

序

當這部百回本的宋史通俗演義，呈現於讀者之前。我們且對於宋代的史籍，加以檢討。元托克托所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卷，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其卷四百七十八到卷四百八十三，其實世家，總目裏沒有列出來，大概因為偶爾遺落了。一代之史，卷帙就這麼多，況撰者又存了表章道學的心，其餘的事實，不堪措意，如何可以免於舛謬呢？柯維騏作宋史新編二百卷，不過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幾件事罷了，於餘事仍未能及。後來沈世泊作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匡糾的地方不少。現在舉出下列幾條，以供讀者參證。例繁，所以每條只附一則。

(一)紀傳互異。如高宗紀紹興十三年八月戊辰，洪皓至自燕。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內殿。

(二)志傳互異。如宋準傳，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舍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則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爲常制。是太祖時事，並非太宗。

(三)前後互異。張浚傳：「後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而韓世忠傳：世忠是左軍統制，非後軍統制。又滕康傳：「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復論世忠，無赫赫功，詔降世忠，一官是奏奪世忠觀察使者，乃滕康，並不是張浚。

(四)世系不確。如晁補之傳：「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懋之曾孫也。父端友。據黃庭堅爲補之父端友作的墓志銘云：「晁氏世載遠矣，有諱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諡文……」補之並非迥的五世孫。又晁迥傳：「迥子宗懋」據曾鞏南豐集說「宗懋父名遵」是補之又非宗懋曾孫可知了。

(五)官資不實。如洪邁傳，「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饑，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開學士。」據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所謂淳熙應是紹熙改元。乾道並無十三年辛卯歲饑是乾道七年，「十三年」三字上應加淳熙。

(六)人事不符。如宋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在北盟會編。宋史作郭藥師。

這裏所舉的「三異」，「三不」，皆是史書所不應有之錯誤，無怪史學家都說宋史是最繁蕪的。此外薛應庸的宋元資治通鑑也倒有一百五十七卷。此書原是續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的，朱竹垞在靜志居詩話裏頗致不滿。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此書本是馮琦想續袁樞之書，仿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分類相比。可惜未就而沒。南昌劉曰梧得他的遺稿，屬鄭瞻增訂成編。此書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稱爲「於記載冗雜之內，實有披榛得路之功。」又說「讀宋史者不可無此一編也。」他的好處，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除詳於宋事，兼及遼金。托克托等的遼史一百十六卷，厲鶚的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托克托等的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比起宋史來，固有繁簡之別。但也可算得鉅製了。實際上能把遼金及宋，「此詳彼略，彼詳此略」的地方，細心考訂一番，使之通貫，這是甚有意義的工作。可惜宋史竟不能如此。陳邦瞻很注意的去作了，不過除了治史學的人外，恐怕大眾讀者却未必盡能體會得。這百回本的宋史通俗演義便這樣的產生了。

作者又有鑒於敘宋代的小說，同說到唐代一樣的荒唐，如「龍虎爭雄，並無其事。狸貓換子，尤屬子虛。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龐籍非懷奸之相，毀出不經。岳氏後人，不聞朝中選帥。金邦太子，曷嘗胯下喪身。」大概宋以來的「平話」又爲小說之所本，以訛傳訛，變本加厲，幾乎史實完全被抹殺掉。作者故堅守其傳信的精神。能傳信，能剪裁，這百回本的書雖是通俗演義，却不讓於正史呢！

序

元史因文獻不足徵，所以缺憾最多。洪武二年，得元一三朝實錄。明太祖便命宋濂、王禕做總裁。六個月工夫，草草的修成，而順帝一朝不備，於是命儒士歐陽佑往北平探遺事，再六個月就成了二百一十卷本。四庫提要史部正史類二評論這部元史之所以舛駁，不在於藏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驟。徐夔與王禕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元則不然，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歷間，虞集做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塵而成書。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言未必馴，首尾未必貫穿也……」照此看來，元史之疏漏，未經屬草，一藥已早知道了。後來商輅等續撰綱目，薛應旂又作了元通鑑，陳邦瞻作了元史紀事本末，雖然有的用一編年體，有的有一紀事本末體，與元史的「紀傳體」不同，但所取的史實，都是本於元史。其闕漏仍然無補的了。於此可知，要修一代之史，必需用極充分的史料，然後始可加以剪裁。就如此外的，皇元聖武親征錄記的太祖太宗事，還有元朝秘史依舊脫略。丙子平宋錄，記世祖事，庚申外史記順帝事，對於全史是沒有多少益處的。甚麼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更不必說了。因元代史料之貧乏，所以元史雖列入正史，而不爲世人所重的。近數十年，元史却成了史學上的專題了。於是有所謂「元史學」，不獨爲國人所努力從事，也成了世界史學者的共業。

蒙韃備錄、蒙古源流，先後都成書了。洪鈞又兼譯取西書，足正元史的闕誤，他自己用多桑的話甚多，不獨較

魏源補釋李文田元秘史注，好得多，也是開元史新面的第一人。西域人辣施特兒哀丁作的蒙兀全史，與撒離薛禪的蒙兀源流，頗有出入之處。而美國乞米亞可丁博士的蒙兀史三巨冊，較多桑又詳細些。這是域外工作的一斑，而柯紹忞的新元史，出來驚動了全史學界，屠寄的蒙兀兒史，最近又已流行了，是元史歷卷的力作。元史學到了今日才是大成的時期哩。不過一般讀者要讀元史的話，這一部元史演義，確是補舊闕集新長，又通俗，又顯豁的一部元史入門書。

從來記元史，因斷代的關係，每詳於開國以後，不知元一代却是例外。蒙古在太祖時已到了極盛，而命國號曰元，是至元八年的事，不獨太祖不知有元，並太宗、定宗、憲宗也還不知。更不是世祖以漢俗御漢字，建甚麼「中統」「至元」的年號，定甚麼「元」的國號，則元代的名稱那裏會有呢？所以要敍明定國號以後的元，當從元的民族歷史先說起。漢人作的元史，就近處講，漢族以外，蒙古本部已不求甚解，怎樣可以知道他們功烈的偉大，是在漢唐諸朝以上呢？這部演義很仔細的原原本本的交代清楚，以直到順帝。這在其他各史中，是一個例外，元史本來是例外的史書，讀者應體諒作者之苦心的。

這一部六十回的演義，每回有大意，有片段。作者於此煞費手腕，所以特別夾了細評，每回之後又附總評。讀者見了自然知道此書的章法。又蒙古人名地名多是譯出來的，從來無標準的，所以各書隨譯，各不相同。此書用一個，而另作小注，注明「某書作某」。這是校勘家的方法，甚為可取。尤其是他把太祖到順帝的一百六十二年，世祖平宋到順帝的八十九年，列成元代統系表。讀此書者，先閱此表，按圖索驥，既便記憶，又可從這兒得一個很深刻的很有系統的輪廓。

序

歷史的記載，有的是因闕漏過多，使後來的研究者感覺考證材料底不足；有的是因過於繁複，沒有一番抉擇的工夫，便不能成爲有系統的敘述，使後來的研究者感覺絕大的困難。這兩點，是向來史籍所難免的。所以史學家有三簡必要的條件：一是「史識」，有這種識見，才能抉擇，才能使有系統。二是「史法」，知道此法，才會搜集材料，才能使之完備。三是「史才」，假使沒有作史才能，雖具史識，雖知史法，也是無濟於事。從來正史，要求具有此三種特色的，除了司馬遷的史記外，便覺有才難之歎了。以班固的手筆，尚不在全才之列，何況其他呢？

在歷代史中，元朝是向有闕漏底批評的，明朝却犯了繁複的毛病，脫脫所修的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鑑綱目二十卷，這都是官書。私家的史乘，如明史紀事本末，就有八十卷之多，此外零星的敘述，不下數千百條。多的有幾千百萬言，少的也有百萬言左右。一人要窮數年之力，纔能把他翻閱一過，還說不到仔細的推詳。正史本不盡可信，有時要借稗史來加以補充，但稗史又何嘗可以盡信呢？況明代的稗史，是最豐富的，拿來和正史比勘，固然相同處甚多，不過同中又往往有異，異處又往往異中有同。至於彼詳此略，更不須說及了。假如作者沒有史識，是不能把牠貫串起來的；假使作者不知道史法，也不能加以剪裁的。當我們讀一部史籍的時候，應當隨處注意作者的識見和全書的結構，絕對不可以抹殺他的苦心。如此，讀者始可以讀史，如此，來讀這部一百回的明史演義，便可以知道牠的價值和作者的史才了。作者於此書曾加以說明道：「燕詞鄂史，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證者，則概存之；其無可旁證而太涉荒唐者，則務從略或下斷語以辨明之。」他自己有這樣的信條，所以對於「信」字，是有把握的。同時作者在治史的過程中，抱定他的中心思想，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中心思想，甚麼是中

國古代社會的中心思想呢？那就是「忠孝節義」與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八德」相符合的。中國積數千年來的訓練，把這四個字，看得很珍重的。因此在歷史上最活躍的人物，是忠臣、義士、貞夫、烈婦。對於這樣的人物，不惜多費筆墨，把他們的性行，盡量描繪出來，作者可謂盡「達」的能事了。雖然記載的是個人，實際上已捉住全社會的中心了。或者使讀者能變得些感動，使民族固有的道德，漸漸能恢復起來。則此書的效果，不僅僅是使讀者明瞭「史實」，而且也得着指示。這才是歷史的真價。例即以文字而論，作者用深入淺出的筆調，委婉曲折，雖然紙上，可算得俗中之「雅」，為語體文章的模楷了。於此我們知道史才之所以難得，正為要顧到能信、能達、能雅，較譯事尤為不易的。

明朝在中國全部歷史上，是最奇兀的，最繁雜的。第一，推倒蒙古族而漢族復興；第二，草莽英雄的紛起，而定於一尊；第三，靖難師起，皇家內變，以及遷北都。在這開國的時期，便有種種的實情，非他朝所有的。到了末葉，南明的狀況，與宋朝南渡以後，又不盡相似。流寇之亂，開數百年之厲階，民族精神所受的打擊，國家實力所受的損失，至今不能補償。讀者要尋根究底，不可不於此中探其原因。舊日傳奇，敘明初的史事，如萬年觴，頗多神仙荒誕之說。敘靖難之役，如琉璃塔，又略而不詳。記南明的如芝龕記，如桃花扇，或重兒女之私情，或太嫌誇張，不盡實在。說部方面更為缺乏了。只有明季南略，北略，柳稗史，彙編，稍為可看，但零縑片羽，不是有系統的書。要闡明因果的關係，這部明史通俗演義之作，是很有意義的本鑒。往警來之訓，我們以為今日之事，與明初頗多相同之處。外有帝國主義之侵略；內亂多年，迄無寧日；兩度遷都，政體更易；只還沒有達到「永樂之治」呢。又如明末，所受張李的影響，我們生於數百年之後，身逢這種不幸，是如何的可歎！對往事之茫茫，向前途而孟晉，不獨是作者的用心，也是我們國民應有之責任，且借明朝這一面鏡子，來照一照我們的時代罷。

序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今西龍先生說：「我們通觀清代史，覺得他以新興的強健的滿洲民族爲骨子，以有數千年來的教養和文化的漢民族爲肌肉合成一體，對外則拓展了歷代以來廣大無比的版圖，把平和給了諸民族；對內則整理了人類的至寶的文化。假使沒有這個清代的建設，那末亞細亞因西力的東漸，現在果該成了個什麼樣子？清代的文勛武功，豈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偉觀，然而正因爲清代史宏大而複雜，加之先人的著述不多，所以著清的通史，比著一般的通史，更加困難。清代通史雖是非常切要，但從來公諸於世的作品，無論是那一國人的著作都很少可觀的，止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從前仰陽魏默深先生刻好了他作的聖武記，才兩年工夫，就發現自己許多錯誤，他慨然道：「學問之境無窮，未審將來心目又復奚似，災梨之悔豈有既哉！」清代人來記清代的事，便有此嘆。後人來負擔全部的工程，是多麼難的事！

清史館所修的清史稿，雖然成書，但是不能算做定稿，而且現在還封閉着。此外祇有蕭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是一部鉅製，然而仍未完成全部。蔡東藩先生這一部清史演義，屬稿在蕭氏以前，可以說：此書是關於清史惟一的讀物了。此後清史定有重修的一日，但蔡先生此作，定然能家喻戶曉，獨能傳播民間的。因爲後此之作，日益縝密完備，假使要淺顯簡明，那與演義便不能相提並論的了。不過坊間往往喜歡利用低級趣味，寫許多宮闈的傳說，有些是加以推想，迎合下流心理，這是很可痛心的事。清宮尤爲一般人所豔稱的，而蔡先生很慎重地下筆，絲毫不苟。現在據開國方略，將一般神話的傳說表明，爲讀演義者之一助。「清之先姓愛新覺羅氏，發源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雄觀峻極，扶輿靈氣所鍾，山之上有一潭，曰闔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鵬綠混同，愛濤、三江之水出

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濤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產珠爲世寶。重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格，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鵠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恩古倫，正古倫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答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季女孳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姓愛新覺羅，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與小舸乘之，母遂凌空去。舸順流至河步，乃登岸，折柳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構兵相讎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人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男，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乎爲昇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國主。」於是妻以女，奉爲貝勒，其亂乃定。遂居長白山之東，俄漢惠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衆，國人叛，戕害宗族，有幼子遁於荒野，日有神鵠止其首，追者遙望鵠棲處，疑爲枯木，中道而返，乃得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鵠，戒勿殺害云。」以下數傳，遂至肇祖原皇帝。讀者試以演義比勘讀起來，可知蔡先生言之有據，而能提高讀者的趣味，尤爲難得的了。

乾嘉時代，歐洲之文藝復興，在中國史籍中可放一異彩。咸同兵事，所謂曾左「中興」也，自有其精神與地位。這些爲近世史家所樂道，而不免於偏見的作者，能固守其客觀性，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很心平氣和的爲之估價。此亦最難得的學者的態度。至於外交日迫，內政日隳，使清室不免於滅亡，這一般逐漸的暗進的光景，作者以極宛轉的筆調，鍍針引線似的細密的表達出來，讀者試以後面的民國演義參讀一過，可知此書是如何慎重重出之的了。

序

在通常的狀況，我們對於「最近的」往往比較「稍遠的」感覺興趣些。因此現代史，或近百年史，在學校裏成了專門的課程。史學雖然注重疏通知遠，但古而不知今，是無益於史識的。最近的史事容易盡量地探討，得着詳明的實情；而最近的人物有的至今還存在，於是要找這樣作史者便很困難的，至少要備下列幾條件：

(一)與此中人物無關，而能知其人的行實與立品。(二)與此中事件無關，而能詳知其本末與原委。(三)秉着至公，毫無偏袒與顧忌地寫出來。(四)依據真理，察明因果，勇敢而正確的批判出來。

蔡先生可算適當的人選了。他完成了十部歷史演義以後，終於寫到民國時期了。民國的產生，一方面，受世界的影響，所以延亂至今，又是受前代的影響，以晚清為因，民國便是果；以世界的民治學說為因，共和國體便是果，歷史的偉大性，我們真不可忽略的。呵，在讀完十部演義的時候，我知道大家是必需的來讀這部蔡先生的民國演義。

民國永遠向前的進展，這部演義也繼續的向前敘述着。姑分為幾個階段，使大家有相當的認識。我們知道每一階段，有一個或幾個中心人物，而這種人物都是轉移一時風氣的一段的事實，便從這幾位手中輕輕的施展出來，其得失是非，有非一時所能論定的。作者在敘述中雖具有暗示性，但真實的事實展開在讀者之前，這是最平允不過的，也是史家應具的精神呢。

作者自己申述他的意見道：「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為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狸狐搯，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濟之。醉心帝制，終歸失敗，且反釀成軍閥干政。」

之漸。貽禍國是，黎馮相繼，迭被是禍，以次下野。東海承之，處積重難返之秋，當南北分爭之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昔其相煎，迄無寧歲，是豈不可以已乎？所幸臨時約法，絕而復蘇，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莽下士，就見聞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保存也。竊不自揣，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依次演述，分回編纂，借說部之體裁，寫當代之狀況，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婉如刀，但憑公理。這是何等光明的態度。

其次要說到史料之源。現代史料，與新聞學有莫大的關源。海西的 Journalism，是專門的學科，實則史學的分支。禮記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報讀為赴，急疾之義。」此用為急報之意之始。現在叫做「報紙」的，正取此義。報紙的解釋很多，有以報紙作用為基礎而下定義的，有從法律上所規定報紙之性質而下定義的，有從報紙之形式上與作用上之觀察而下定義的。戈公振氏綜合各說而下定義曰：「報紙者，報告新聞，揭載評論，定期為公衆而刊行者也。」現代的報紙，以馬六甲 The Lat Pau 的察世俗每月週報為最早，在民國前九十七年，即嘉慶二十年的事。原為外人所創，官報本無民意可言，外人辦報又是代表他們的意思，真正的民報是同治十二年，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最早。同治十三年，上海出版了匯報，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光緒二年，上海出版新報，十二年，廣州出版廣報，這四種報紙是開報的新記錄。到了民國成立後，黨爭歲不絕書，凡不欲牽入政治漩渦的報紙，漸趨向營業方面，報紙本身才有獨立性。當代的新聞學家，分報紙為四時期：（一）官報獨占時期；（二）外報創始時期；（三）民報勃興時期；（四）報紙營業時期。報紙愈發達，史料愈豐富。治現代史的人，不閱報紙，當然是不能的事。然而歷史家與新聞是兩事，報紙自有其編製的技術，史家只用他的材料，試以這部演義敘述的方法與報紙相比勘，便可知二者的異同了。

冀野序

歷朝世系圖

秦朝世系圖 凡三主共十五年

● 始皇嬴政 在位廿二年 ① 二世胡亥 在位三年 ③ 子嬰 不臨

前漢世系圖 凡十二主共二百一十年

● 高帝劉邦 在位八年

● 惠帝盈 在位七年嗣由呂后稱制八年

● 文帝恆 在位二十三年

● 景帝啟 在位十六年

● 武帝徹 在位五十四年

● 昭帝弗陵 在位十三年
 戾太子據

史皇孫進

● 宣帝詢 在位二十五年

● 元帝爽 在位十六年

● 成帝騫 在位十六年

定陶王康 哀帝欣

中山王興 平帝衍

楚孝王囂 廣戚侯勳 廣戚侯顯 孺子嬰 在位三年

後漢世系圖 凡十二主共一百九十六年

●光武帝劉秀在位三十三年

●明帝莊在位十八年

●章帝恆在位十三年

●和帝肇在位七年

●殤帝隆在位一年

清河王慶

●安帝祐在位十九年

●順帝保在位九年

●冲帝炳在位一年

于乘王伉

樂安王寵

渤海王鴻

●質帝纘在位一年

河間王開

蠡吾侯翼

●桓帝志在位二十一年

解瀆亭侯淑

解瀆亭侯棖

●靈帝宏在位十二年

少帝辯被廢

●獻帝協在位三十一年

三國世系圖

蜀漢 凡二主共四十二年

●昭烈帝劉備在位三年 後主禪在位十年

魏 凡五主共四十六年

●文帝曹丕在位七年 ●明帝叡在位三年 ●廢帝齊王芳在位五年

燕王宇

●東海王霖 ●廢帝高貴鄉公髦在位六年
●元帝奐在位五年

吳 凡四世共五十二年

●大帝孫權在位二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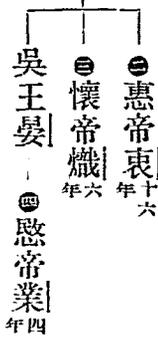
●南陽王和 ●烏程侯皓在位六年
●廢帝會稽王亮在位六年
●景帝休在位六年

兩晉世系圖

按晉武帝爲司馬懿孫，元帝則爲司馬懿曾孫，祖仙父覲，皆爲琅琊王。相傳覲妃夏后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故有牛代馬後之語，特附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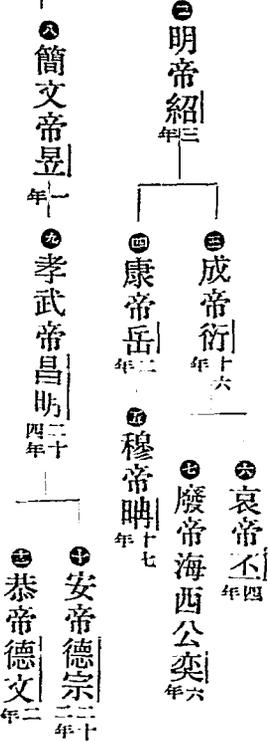
西晉

●武帝炎在位二十六年



東晉

●元帝睿在位七年



右西晉傳三世，凡四主，計五十二年。東晉傳四世，凡十一主，計一百另四年，兩共計一百五十六年。（晉書載西晉五十四年，東晉一百另二年，此爲懷愍失國後之二年，晉廷無主，仍用懷愍年號，今讀史家言，謂宜併入東晉，頗有至理，故從之。）

南史世系圖

宋

武帝劉裕三年

少帝營陽王義符三年

文帝義隆三年

孝武帝駿十一年

廢帝子業不踰年

明帝彧八年

後廢帝蒼梧王昱四年

桂陽王休範

順帝準三年

齊

始安王道生

明帝鸞五年

東昏侯寶卷二年

和帝寶融一年

高帝蕭道成四年

武帝蹟十一年 太子長懋

鬱林王昭業 不踰年

梁

武帝蕭衍四十八年

昭明太子統(後梁)宣帝簪七年 明帝歸二十四年 後主琮二年

簡文帝綱二年

元帝繹三年 敬帝方智三年

陳

武帝陳霸先三年

昭烈王道譚

文帝蒨七年 臨海王伯宗二年

宣帝顛七年 後主叔寶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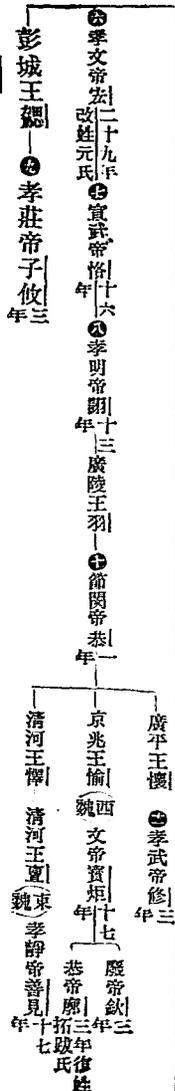
歷朝通俗演義

南史世系圖

北史世系圖

魏

●道武帝拓跋珪^{二十}年
 ●明元帝嗣^{十五}年
 ●太武帝燾^{二十}年景穆太子晃
 ●文成帝濬^{十四}年
 ●獻文帝弘^五年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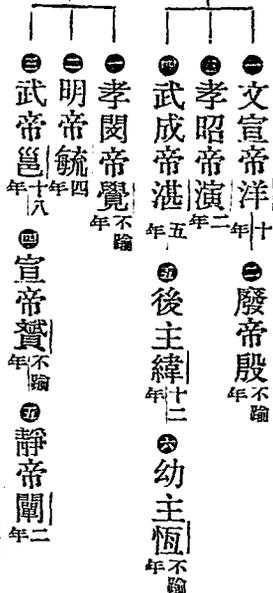
神武帝高歡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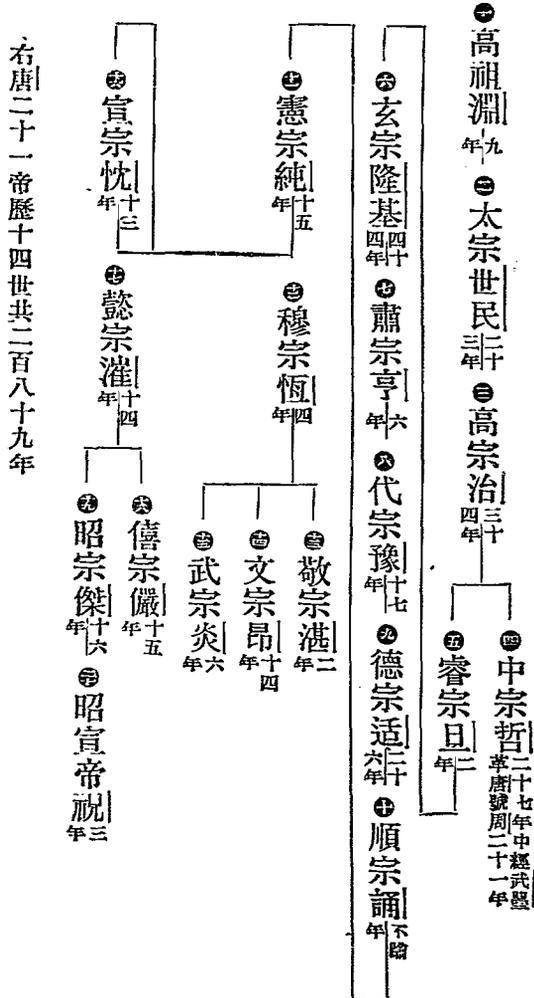
文帝宇文泰

隋

●文帝楊堅^{二十四}年
 ●煬帝廣^{十四}年
 ●元德太子昭
 ●恭帝侑^{二年}
 ●恭帝侗^{二年}



唐朝世系圖



五代世系圖

梁

- ① 太祖朱溫更名晃在位六年
- ② 末帝友貞在位十一年

唐

- ③ 莊宗李存勗在位四年

- ④ 明宗嗣源在位八年

晉

- ⑤ 閔帝從厚在位一年
- ⑥ 廢帝從珂在位二年

- ⑦ 高祖石敬瑭在位七年

漢

- ⑧ 出帝重貴在位四年

- ⑨ 高祖劉知遠更名暉在位二年
- ⑩ 隱帝承祐在位二年

周

- ⑪ 太祖郭威在位三年
- ⑫ 世宗榮在位六年
- ⑬ 恭帝宗訓在位一年

右五代十三主共五十三年按右列年數應得五十七年惟易代時嘗同年故實數止五十三年

兩宋世系圖

按太宗元年即太祖十七年故北宋歷九主共百六十八年高宗元年即欽宗二年恭宗元年即端宗元年帝昺元年即端宗三年故南宋歷九主共百五十二年

宋太祖趙匡胤在位七年

燕王德昭

秦王德芳

太宗光義在位十二年

眞宗恆在位十五年

仁宗禎在位十年

商恭靖王元汾

濮安懿王允讓

英宗曙在位四年

神宗頊在位十八年

哲宗煦在位五年

徽宗佶在位十五年

欽宗桓在位二年

南宋

高宗構在位三十六年

孝宗璣在位十六年

光宗惇在位五年

寧宗擴在位十年

理宗昀燕王德昭九世孫寧宗養子 在位四十年

福王與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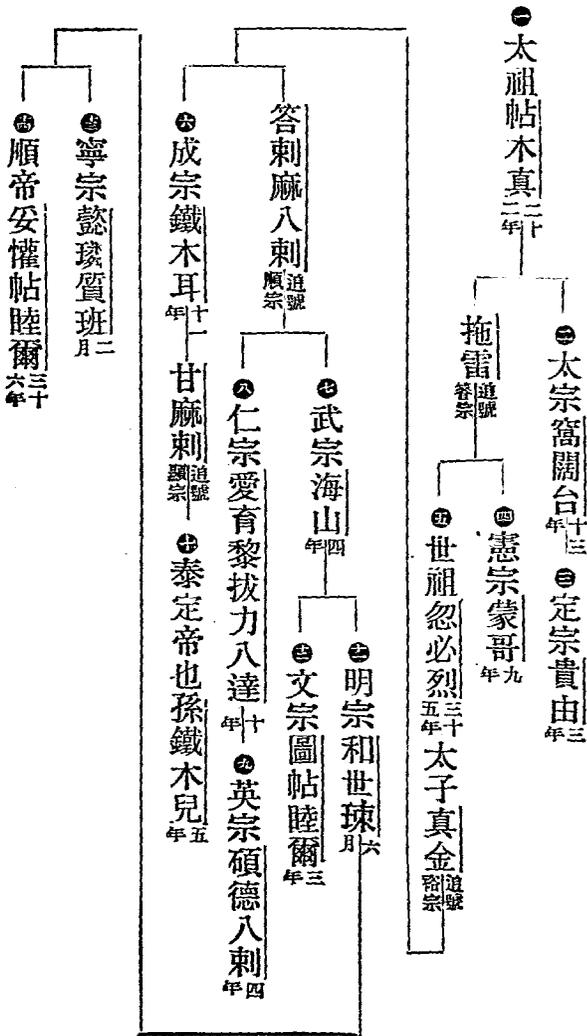
度宗禛在位十年

端宗昞

恭宗昞

歷朝通俗演義 兩宋世系圖

元代統系圖



清代世系圖

●清太祖愛新覺羅氏努爾哈赤年十一 ●太宗皇太極年十七 ●世祖福臨年十八 ●聖祖玄燁年六十

●世宗胤禛年十三 ●高宗弘曆年六十 ●仁宗顥琰年二十 ●宣宗旻寧年三十 ●文宗弈訥年十一

●穆宗載淳年十三

●德宗載活年三十四 ●宣統帝溥儀年三

歷朝通俗演義目錄

前漢通俗演義 起秦

一	同	移花接木計獻美姬	用李代桃欺承淫后	一七回	破釜沉舟奮身殺敵	損兵折將畏罪乞降
二	同	誅假父納言迎母	稱皇帝立法愚民	一八回	智驪生獻謀取要邑	愚胡亥遇弒驚齊室
三	同	封秦岱下山避雨	過湘江中渡驚風	一九回	誅逆閹難延秦祚	阮降卒直入函關
四	同	誤推擊逃生遇異士	見圖讖遣將造長城	二〇回	宴鴻門張樊保駕	焚秦宮關陝成墟
五	同	信依言燃燭詩書	築阿房大興土木	二一回	燒棧道張良定謀	築郊壇韓信拜將
六	同	阮深谷諸儒學命	得原璧暴主驚心	二二回	用祕計暗誅陳倉	受密囑陰弒義帝
七	同	尋生路徐市墜荒	從逆謀李斯矯詔	二三回	下河南陳平走謁	過洛陽董老獻謀
八	同	葬始皇驪山成巨塚	戮宗室弑獄構奇冤	二四回	脫楚陌幸遇戚姬	知漢興拚死陵母
九	同	充屯長中途施詭計	殺將尉大澤揭叛旗	二五回	木屢渡軍計尋魏豹	背水列陣誘斬陳餘
一〇	同	遠讓讓陳勝稱王	善招撫武臣獨立	二六回	隨何傳命招英布	張良借箸敲陳生
一一	同	降真龍光輶泗水	斬大蛇夜走豐壠	二七回	縱反間范增致斃	甘替死組信被焚
一二	同	殺縣令劉邦發迹	殺郡守項梁舉兵	二八回	入內帷潛奪將軍印	救全城幸得舍人兒
一三	同	脫燕將斬辛救王	入趙宮叛臣弒主	二九回	貪功得禍酈生就烹	戮罪陳言漢王中筭
一四	同	失兵機陳王斃命	免子禍嬰毋垂言	三〇回	斬龍且出奇制勝	劉鴻溝接眷修和
一五	同	從范增勸立楚王孫	信趙高竄避李丞相	三一回	大將奇謀鑿兵拔下	美人慘別走死江濱
一六	同	駐定陶項梁敗死	屯安陽宋義喪生	三二回	卽帝位漢主稱尊	就驛舍田橫自刎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三三回	勤移都婁敬獻壽	爲出游韓信受擒	五四回	信袁益詭謀斬御史	馮超恣依議出奇兵
三四回	序侯封優待爵丞相	定朝儀功出叔孫通	五五回	平叛軍大尉建功	保厚王隣封乞命
三五回	謀弑父射死單于	求脫圍路遣番后	五六回	王美人有緣終作后	梁太子被廢復蒙冤
三六回	宴深宮奉鸞祝父壽	擊詔獄折死白王冤	五七回	崇罪犯曲全介弟	賜肉食戲弄條侯
三七回	嚴廢立周昌爭儲	討亂賊陳稀敗走	五八回	嗣帝降黃生進三策	應主召申公陳兩言
三八回	得呂后毒計戮功臣	智陸生善言招賢會	五九回	迎母姊親馳御駕	訪公主喜遇歌姬
三九回	討淮南箭傷御駕	過沛中宴會擲親	六〇回	因禍爲福仲卿得官	寓正於諧東方善辯
四〇回	保儲君四皓與宴	留遺囑高祖升遐	六一回	挑釁女卽席彈琴	別嬌妻入都獻賦
四一回	折雄狐片言杜禍	看人幾少主驚心	六二回	厭夫登下堂致悔	閉敵軀出塞無功
四二回	嬪公主視顏拜母	戲太后緩語求妻	六三回	執國法王恢受誅	罵座客灌夫得罪
四三回	審食其遇救謝恩人	呂娥姁挾權立少帝	六四回	遭鬼崇田蚡斃命	撫夷人司馬揚鏗
四四回	易幼主諸呂加封	得停婦兩王枉死	六五回	竇太子奸淫甘屈膝	公孫弘變節善承顏
四五回	鍾陸生交驪將相	連齊兵合拒權奸	六六回	飛將軍射石驚奇	嚴主父受金拒諫
四六回	奪禁軍捕誅諸呂	迎代王應死放君	六七回	帥儉德故人燭隱	糜凱旋大將承恩
四七回	兩重喜寶后逢兄弟	一紙書文帝服變夷	六八回	勇甥踵起一戰封侯	父子敗謀九重討罪
四八回	遭衆忌實誼被逐	正副儀賞益強諫	六九回	勘叛案重與大獄	立戰功還挈同胞
四九回	辟陽侯受推革命	淮南王謀反被囚	七〇回	賢汲黯直諫救人	老李廣失途劍首
五〇回	中行說叛國降虜庭	提榮女上書贖父罪	七一回	報私讎射斃李敢	發詐謀致死張湯
五一回	老郎官犯顏救魏尙	賢丞相當面勸節通	七二回	通西域復滅南夷	進神馬兼迎寶鼎
五二回	爭棋局吳太子亡身	蕭軍營周亞夫守法	七三回	信方士連番被惑	行封禪妄想求仙
五三回	噫心血氣死甲屠嘉	主首謀變起吳王濞	七四回	東征西討絕域窮兵	先敗後成貳師得馬

七五回	入虜蘇武抗節	出朔漢李陵敗降	八八回	龍圖豎尾死翫望之	譏讒言再貶周少傅
七六回	巫蠱獄丞相滅門	泉鳩里儲君斃命	八九回	馮婕妤挺身當猛獸	朱子元仗義救良朋
七七回	悔前愆痛下輪臺詔	授順命囑遺頁展圖	九〇回	斬郅支陳湯立奇功	嫁匈奴王婚留遺恨
七八回	六齡幼女竟主中宮	廿載使臣重還故國	九一回	賴直諫太子得承基	寵正宮調臣同抗讒
七九回	讖詐書終懲逆黨	效刺客得斃昏王	九二回	識番情指日解圍	邊婦言上書惹禍
八〇回	迎外藩新主入都	廢昏君太后登殿	九三回	察諸舅推恩赦罪	嬖二美奪權宣淫
八一回	謁祖廟驂乘生嫌	囑女醫入宮進毒	九四回	智班伯借圖進諫	猛朱雲折檻留旌
八二回	孝婦仰冤于公造福	淫姬失德霍氏橫行	九五回	洩機謀酌死許后	爭坐位怒斥中官
八三回	漢逆謀殺盡后族	矯君命滅厥渠魁	九六回	忤重關師丹遭貶	害故妃史立傳奸
八四回	詢宮婢織識酬恩	擺循吏叠聞報績	九七回	莽朱博附勢反亡身	美董賢閣家同遊豎
八五回	兩疏見讜辭官歸里	三書法奏罷兵屯田	九八回	真相洩囚嘔血致斃	倖臣失勢與婦並殺
八六回	逞淫謀番婦構聲	識子福殿母知幾	九九回	獻白雉閉上居功	驚赤血殺兒構獄
八七回	傑閣圖形名標麟史	錦車出使功讓蛾眉	一〇〇回	竊國權王莽弑帝	投御璽元后覆宗

後漢通俗演義

附三國

一 回	假符命封及賣餅兒	驚連坐投落校書閣	六 回	害劉縯羣奸得計	詠王莽亂刀分尸
二 回	毀放廟感傷故后	排外黨激怒外夷	七 回	仗策相從片言極主	堅冰待渡一德格天
三 回	盜賊如蠅聚眾抗官	父子聚應因盜謀逆	八 回	投眞定得婚郭女	平都鄆受封王
四 回	受脅迫賺丹戰死	闖光復劉氏起兵	九 回	斬謝躬收取鄴中	斃賈強場威河右
五 回	立漢裔清水升壇	破莽將昆陽搗敵	一〇 回	光武帝登壇即位	淮揚王奉履乞降

一一回	劉盆子乞憐讓位	宋司空守義拒婚	三二回	殺劉暢懼罪請師	黎邱壽舍冤革命
一二回	掘圍陵淫寇逞凶	張捷伐降王服罪	三三回	登燕然山誇功勒石	簡洛陽市漁色貪財
一三回	誅鄧奉懲姦肅紀	殺劉永歆首邀功	三四回	黜外戚擊奸伏法	穢首庵定遠封侯
一四回	愚彭寵臥榻喪生	智王霸舉杯却敵	三五回	金喬母市恩遭反噬	得鄧女分寵密陰謀
一五回	奮英謀三戰平齊地	因強虜兩載下舒城	三六回	魯叔陵謬稱帝旨	曹大家上表乞兄歸
一六回	詣東都馬援識主	圖西蜀異異定謀	三七回	立繼嗣太后再臨朝	解重圍副尉連驚塵
一七回	抗朝命甘降公孫述	重七節親訪嚴子陵	三八回	更梁懂三戰著功	智虞翻一行平賊
一八回	借寇君願上迎鑾	收高峻隴西平亂	三九回	作女誠遺囑示範	拒羌虜增龍稱奇
一九回	猛漢將營中遇刺	偶蜀帝城下拚生	四〇回	駭百僚勇陳邊事	畏四知楊震却遺金
二〇回	歷郭后移龍陰貴人	誅樂婦蕩平金谿穴	四一回	黜鄧宗父子同絕粒	蔡甘陵母女並揚威
二一回	催陽令撞柱明忠	日逐王獻歸通款	四二回	班長史搗破車師國	楊太尉就死夕陽亭
二二回	馬援病歿壺頭山	單子徒居美稷縣	四三回	祕大喪還宮立幼主	誅元舅登殿濫封侯
二三回	納直言趙遷張佚	信讖文怒斥桓譚	四四回	救忠臣闢黨自相攻	應貴相佳人終作后
二四回	幸津門哭兄全孝友	圖雲臺爲后避勳親	四五回	進李固對策囑首選	舉視長解甲定穀璧
二五回	抗北庭鄭衆折強威	赴西竺蔡愔求佛典	四六回	馬賢戰歿姑射山	張綱馳撫廣陵賊
二六回	辨冤獄寒期力諫	送友喪范式全交	四七回	立冲人母后攝政	毒少主元舅橫行
二七回	哀牢王舉種投誠	匈奴兵窺營中計	四八回	父死弟孤文姬托命	夫驕妻悍孫寤肆淫
二八回	使西域班超焚慮	禦北寇耿恭拜泉	四九回	忤內侍朱瑗遭囚	疏外任陳龜拜表
二九回	拔重圍迎還校尉	抑外戚曲誨嗣皇	五〇回	定密謀族誅梁氏	嫉忠諫冤殺李雲
三〇回	請濟帥司馬獻謀	巧架詭牝雞逞毒	五一回	受一錢廉吏選官	勃羣聞直臣伏闕
三一回	誘叛王杯酒施巧計	獷橫威力疾草遺言	五二回	導後進望重郭林宗	易中宮幽死鄧皇后

五三回	激軍心焚營施巧計	信讒構敵詭捕名賢	七四回	孟德乘機引兵迎駕	奉先掛壁射戟解圍
五四回	駭問官范滂持正	嫉姦黨竇武陳詞	七五回	略橫江奮迹與師	下宛城縱情激賊
五五回	驅蠶賊失計反遭殃	感蛇妖進言終伴旨	七六回	策十勝郭嘉申議	勸再追冀討善謀
五六回	段熲百戰平羌種	曹節一網珍名流	七七回	懷諫招允呂布殞命	搆賊待士孫策知人
五七回	葬太后陳球伸正義	規嗣主蔡邕上封章	七八回	穿地道焚死公孫瓚	殺國戚勸罷董貴妃
五八回	寨母全城趙苞破敵	魯君逞遊程橫架誣	七九回	袁本初馳檄療風疾	孫伯符中箭促天年
五九回	誅大慈醜吏除奸	受重賂婦翁嫁禍	八〇回	焚烏巢曹操應施謀	奔荊州劉備再避難
六〇回	挾妖道黃巾作亂	燬賊營黑夜奏功	八一回	守孤城審配全忠	嫁二夫甄氏失節
六一回	曹操會師平賊黨	朱備用計下堅城	八二回	出塞外繞途滅衆塵	願隆中決策定三分
六二回	起義兵三雄同殺賊	拜長史羣寇讎賢	八三回	入江夏孫權復讎	走當陽趙雲救主
六三回	請誅奸孫堅獻議	拚殺賊傅燮捐軀	八四回	召周郎東吳主戰	破曹軍赤壁鏖兵
六四回	登將壇靈帝張威	入宣門何進遇救	八五回	續嘉耦老夫得少妻	上遺牒壯年悲短命
六五回	元舅召兵洩謀被害	權聞伏罪奉駕言歸	八六回	拒馬兒許褚效忠	迎虎主劉璋失計
六六回	逞奸謀擅權易主	討逆賊歎血同盟	八七回	失冀城馬超奔難	逼許宮伏后罹殃
六七回	議遷都董卓營私	遇強敵曹操中箭	八八回	見外使奸雄代捉刀	察重傷功臣懸賜蓋
六八回	入洛陽觀光得翼	出擊河橋怨與兵	八九回	得漢中劉玄德稱王	失荊州關雲長殉義
六九回	罵逆賊節婦留名	遵密囑美人獻技	九〇回	濟父惡曹丕篡位	接宗諱蜀漢閉基
七〇回	元燕伏辜變生部曲	多財取禍殃及全家	九一回	險伯言定計燒連營	劉先主臨危傳禪命
七一回	攻漢陽曹操敗還	失幽州劉虞業戮	九二回	奪西蜀維倒東吳使	平南蠻表與北伐師
七二回	糜竺陳登雙勸駕	李傕郭汜兩交兵	九三回	失街亭揮淚斬馬謖	返漢中提計戮王雙
七三回	御釋蒙塵沿途遇寇	危城失守抗志捐軀	九四回	木門道張郃斃命	五丈原諸葛歸天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九五同	王子均昌言平亂	公孫淵戰敗受於	九八同	司馬師擅攝行廢立	毋邱儉失策致敗亡
九六同	承造詔司馬乘權	繆印殺將軍赤族	九九同	滿惡貫孫綝伏誅	鳩忠貞王經死節
九七同	猛姜維北伐毀師	者丁奉乘輿殺敵	一〇〇同	失蜀士漢宗絕祀	篡魏詐晉塞關基

兩晉通俗演義

一 同	祀南郊司馬閉基	立東宮庸難伏禍	一六同	劉刺史抗忠盡節	皇太弟挾駕還都
二 同	賈詡計諸君納婦	慰癡情少女偷香	一七同	劉淵擁衆稱漢王	張方恃強劫惠帝
三 同	楊皇后枕膝留言	左貴嬪搆才上頌	一八同	作盟主東海起兵	誅惡賊河間失勢
四 同	圖東吳羊祜定謀	討西虜馬降奏捷	一九同	馮都督敗回江左	獸皇帝暴斃宮中
五 同	搗金陵數路並舉	俘孫皓二將爭功	二〇同	戰陽平苟晞破賊壘	佐琅琊王導植名流
六 同	納羣娃羊車恣幸	繼外孫嬖子亂宗	二一同	北宮純力破羣盜	太傅越擅殺諸臣
七 同	指御座諷諫無功	侍帝榻搆察擅政	二二同	乘內亂劉聰據國	借外掇猗盧受封
八 同	怙勢招殊楊氏赤族	逞凶滅紀賈氏廢姑	二三同	傾國出師權相畢命	覆巢同盡太尉知非
九 同	遭反噬楚王受戮	失後援周處捐軀	二四同	執天子洛中遭巨劫	起義旅關右逐親王
一〇同	亂大廷徒戎著論	誘小吏侍妾肆淫	二五同	貽書歸母離化狠心	行酒爲奴終遭酷毒
一一同	草逆書醉酒通儲君	傳僞敕稱兵廢得后	二六同	詔江東愍帝徵兵	投盤武麴九破虜
一二同	壁名樓名姝殉難	奪御璽御駕被遷	二七同	拘王浚羯胡奔薊北	斃趙染晉相早關中
一三同	迎惠帝反正除奸	殺王豹擅權拒諫	二八同	漢劉后進表救忠臣	晉陶侃合軍破亂賊
一四同	操回室戈齊王舉命	中詐降計李特敗亡	二九同	小女兒突圍求救	大皇帝銜璧出降
一五同	討逆蠻力平荆土	拒君命寃殺陸機	三〇同	牧守臨盟奉膝勸進	君臣屈辱蒙難喪生

三一	晉王睿稱尊嗣統	漢主四見鬼亡身	五二	乘鸞亂進攻反失利	弒趙王易位又遭囚
三二	誅逆登基羊后專寵	乘鸞獨立石勒稱王	五二	養子覆宗冉閔復姓	廢王授首石氏垂亡
三三	段匹碑受擒失河朔	王處仲抗表叛江南	五四	却桓溫督相貽書	滅冉魏燕王僧號
三四	鎮湘中譙王學義	失石頭元帝驚心	五五	拒忠言股肱喪師	射敵帥桓溫得驛
三五	逆賊橫行廷臣受戮	皇帝失馭嗣子承宗	五六	逞刑戮有生縱虐	恣淫威讒詐殺身
三六	扶鐵鳳卽席用謀	道王舍出兵犯順	五七	具使才說下涼州	落惡貫變生秦蜀
三七	平大駱羣臣進爵	立幼主太后臨朝	五八	圍廣固慕容恪善謀	戰東阿諸葛攸敗
三八	召外臣庾亮激變	入內廷蘇峻縱兇	五九	謝安石應徵變節	張天錫乘亂弒君
三九	溫嶠推誠迎陶侃	毛寶負劍救桓宣	六〇	失洛陽沈勁死義	阻石門桓溫退師
四〇	梟首逆賊亂成功	宥元舅耶親屈法	六一	慕容垂濟福奔秦	王景略統兵入洛
四一	察鈴音異備獻技	防中山徐遐泣諫	六二	略燕地連摧敵將	拔鄆城追擄厚王
四二	併前趙石勒稱尊	漢夢兆狐首歸邱	六三	海西公遭誣被廢	崑崙婢產子承基
四三	背顧命鴆子毀室	保遺孤終立代王	六四	謁崇陵桓溫見鬼	重正朔王猛留言
四四	盡忠孝適貽蜀亂	協君臣燕都却	六五	失姑臧涼主作降虜	守襄陽朱母築斜城
四五	殺妾辜趙主享恩	塞西蜀李壽改元	六六	救孤城謝玄却秦軍	違衆議荷堅魏管室
四六	讎北伐蔡謨抗諫	逐高劔燕主逞威	六七	山豎賊奔寇來不驚	肥水交鋒兵多易敗
四七	錢劉翔晉臣受責	遠朝議徒鎮襄陽城	六八	結丁零再興燕社	宋鄆城申表秦庭
四八	斬敵將進滅宇文部	降李勢蕩平巴蜀	六九	據渭北後秦獨立	入阿房西燕稱尊
四九	擢桓溫移督荆梁	築宮藻色石氏宣淫	七〇	隨唐謀督將踰絕湖	應童謠秦主還新城
五〇	選將得人涼州獲敵	黃病主抗顏極諫	七一	用僧言呂光還兵	依逆謀段隨弒主
五一	誅逆子縱火焚尸		七二	謀刺未成秦后死節	失營被獲毛氏捐軀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七三同	拓跋珪叛與後魏	慕容垂計滅丁零	八七同	掃殘孽南燕定都	立奸叔東宮失位
七四同	智姚萇旋師驚噩夢	勇魏猛斬將屠厚宗	八八同	呂隆累敗降秦室	劉裕屢勝 <small>也</small> 孫恩
七五同	失都城西燕被滅	歷山塞北魏爭雄	八九同	覆全軍元顥受誅	奪大位桓玄行逆
七六同	子暹母燕太后自盡	弟凌兄曾道子專權	九〇同	賢孟婦助夫舉義	勇劉軍敗賊入都
七七同	殷仲堪倒柄授桓玄	張貴人逞凶弑孝武	九一同	截江湖馮選誅逆首	陷成都誦誦害疆臣
七八同	追誅袁粲戈犯北湖	僧稱尊道將伐西秦	九二同	食女色吞針欺僧侶	我婦翁獲榮號天王
七九同	呂氏肆虐浮士分崩	燕祥淺衰魏兵深入	九三同	孽愛妻遇變喪身	立猶子臨終傳位
八〇同	拓跋珪轉敗為勝	慕容資因法出奔	九四同	得使才接眷還都	失兵機縱敵入險
八一同	攻舊都逆子忘天理	陷中山嬌女作人奴	九五同	覆孤城慕容超亡國	誅逆賊馮文起開基
八二同	通叛黨關汗弑君	誅賊臣燕宗復國	九六同	何無忌戰死豫章口	劉寄奴固守石頭城
八三同	再發難王恭受戮	好惑人孫泰伏誅	九七同	宜南交盧循斃命	平西蜀讎縱伏孽
八四同	我內史獨全謝婦	殺太守復陷會稽	九八同	南涼王復謀致亡	西秦后敗謀殉難
八五同	失荊州參軍殉主	藥苑川乾歸逃生	九九同	入荊州驅除異黨	睿長安剪滅後秦
八六同	受逆報呂纂被戮	擒偏隅李嵩獨立	一〇〇同	招寇亂秦關再失	追禪位晉祚永終

南北史通俗演義

一 同	射蛇首與王呈預兆	隋龍顏慈婦息英雄	五 同	挾洛陽秦將敗沒	破長安姚氏 <small>也</small> 亡
二 同	起義師入京討逆	迎御駕起墳增封	六 同	失秦士劉世子逃歸	移晉祚宋武帝篡位
三 同	伐南燕冒險成功	捧東都督兵禦寇	七 同	弑故主賓魂索命	喪真將胡騎橫行
四 同	機賊船用火破盧循	發軍函出奇平羅縱	八 同	廢營陽迎立外藩	反江陵驚闔內變

九	同	平謝逆功歸擅真濟	入夏都聖走赫連昌	三〇同	上淫下蒸醜傳宮掖	內應外合乃及殿廷
一〇	同	逃將軍襄師中虜計	亡國后借酒作人奴	三一	假仁襲義兵逢江淮	篡宗詐海陸沈寃
一一	同	破氏帥收還要郡	殺司空自壞長城	三二	兩國交兵齊師屢挫	易后廢儲豈傳河洛
一二	同	燕王弘投奔高麗	魏主燕攻克姑臧	三三	齊嗣主臨喪哭禿鷲	十王駢戮蕭氏相殘
一三	同	搶奸篡廢景仁定誅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三四	洩密謀二江授首	魏淫后流涕陳匹壘
一四	同	陳參軍立柵守危城	薛安都用矛刺廢將	三五	江夏王通叛亡身	遭主忌六貴浴誅
一五	同	驍騎詞張暢報使	胎洩爾威質覆書	三六	殺山陽隸城傳檄	潘貴妃入宮專寵
一六	同	永安宮魏主被戕	含章襲宋帝遇弒	三七	張欣泰敗謀極重辟	立寶融廢主進兵
一七	同	發尋陽出師問罪	克建康巢惡勳奸	三八	諫遠色王茂得媾娃	王珍國懼禍弒昏君
一八	同	犯上與兵一敗塗地	誅叔納妹隻手臨天	三九	蕭寶夔乞師伏摩闕	竊大寶帝衍行弒逆
一九	同	發雄師慘屠骨肉	備喪具厚葬妃媼	四〇	弟子與尸潰師洛口	魏邪鬱遣將奪梁州
二〇	同	弒姑姊宣淫驚掖	等諸父戲宰豬王	四一	誣通叛魏宗屈死	將帥協力毗勝鍾離
二一	同	戕暴主湘東正位	討宿孽江右鑿兵	四二	充華產子嗣統承基	圖規復梁將無功
二二	同	掃逆藩衆叛蕩平	激外變四川淪陷	四三	築淮堰梁皇失計	母后臨朝窮奢極欲
二三	同	殺弟兄宋帝盜刑	好佛老魏主禪統	四四	宣光殿省母啓爭端	害清河胡后被幽
二四	同	江上墮繆魏王授首	殿中醉賤狂豎飲刀	四五	誅元父再逞叱威	沃野鎮弄兵閉關亂
二五	同	討權臣石頭殉節	失鎮地機林喪身	四六	蕭寶夔稱尊叛命	拒萬榮輕糧賊網
二六	同	篡宋祚廢主出宮	弒魏帝淫廼專政	四七	喪君有君強臣謝罪	爾朱榮抗喪與師
二七	同	得帝籙父子相繼	禮名賢昆季同心	四八	設伏甲定謀除惡	因敵攻敵叛王入都
二八	同	造孽緣孽兒自盡	全嚴孝嚴主終喪	四九	廢故主迎立廢陵王	縱輕騎入關行兇
二九	同	蕭昭業喜承祖統	魏孝文計徙都城	五〇		炳衆兵擊討爾朱氏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七一回	遇強暴故后被污	達忠諫逆臣敢敗	九二回	巡塞北厚撫啓民汗	幸河西窮討吐谷渾
七〇回	戮勳成皇叔篡位	弼監親俾將逞謀	九一回	促曠眉宣華歸地府	駕龍舟煬帝赴江都
六九回	討王琳屢次交兵	諫高洋連番受責	九〇回	攻井州分遣兵戎	幸洛陽大興土木
六八回	宇文護挾權肆逆	陳霸先盜圖稱尊	八九回	侍病父密謀行逆	丞庶母強結同心
六七回	擒敵將梁軍大捷	逞淫威齊主橫行	八八回	太子勇遭讒被廢	庶人秀幽縲蒙冤
六六回	陷江寧虜戕梁元帝	誅僧辯再立晉安王	八七回	恨妒后御駕入山鄉	謀奪嫡計臣賂朝貴
六五回	殺季弟特遣猛將軍	敵故主兼及親生女	八六回	反罪爲功築宮遊賞	寓勳於旌能騰軒邊
六四回	弑梁主大慈行兇	爵侯賊庶支承統	八五回	縲涪州陳宗殉國	撫敵表洗兵平變
六三回	陳霸先舉兵討逆	王僧辯却賊獎功	八四回	設行舍遣子督師	避敵兵攜妃投井
六二回	取公主侯景脅君	篡帝祚高洋竊國	八三回	長孫晟獻謀制突厥	沙鉢略稽首服隋朝
六一回	困梁宮君王餓死	攻涪州叔姪尋讎	八二回	揮刀遇救濟弟敗謀	爾安勝吟豔紀專寵
六〇回	援建康車榮捐軀	陷塞城梁武中計	八一回	失鄴城皇親自刎	基周室勳威代興
五九回	縱叛賊朱異誤國	却強寇羊侃守城	八〇回	宇文婦醉酒失身	尉遲公登城誓衆
五八回	俾高澄殿蔡東魏主	智算容計擒爾淵明	七九回	老将失謀選師被辱	昏君兩位慘戮沈寃
五七回	責賀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	七八回	陷晉州轉敗爲勝	擒齊王取亂侮亡
五六回	戰邨山宇文泰敗潰	幸佛寺梁主行捨身	七七回	羣將才獨任吳明徹	齊高緯挈妃避敵
五五回	用少擊衆沙苑交兵	慶舊迎新榮然納女	七六回	選將才獨任吳明徹	舍妒意特進馮小憐
五四回	飲宮中魏主遭敵毒	陷澤畔費泰死戰場	七五回	斛律光遭讒受害	宇文護殺惡妹誅
五三回	遼君命督陽興甲	譚行在關右迎變	七四回	曠姦入淫后殺賢王	信刁嬖昏君戮胞弟
五二回	梁太子因愛去世	賀拔岳被賺喪身	七三回	背德與師周師再敗	却敵軍段季先建功
五一回	戰韓陵破滅子弟軍	入洛宮淫蒸大小后	七二回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九三同 端門街陳獻示蕃夷
 九四同 征高麗勞兵勛衆
 九五同 楊玄感兵敗死窮途
 九六同 犯乘輿圍攻紫塞
 九七同 御苑賞花巧演古劇
 九八同 麻叔謀罪發受金刀
 九九同 追起兵李氏入關中
 一〇〇同 弑昏君隋家數盡
 隋堤種柳快意南遊
 李玄遂謀成建帥府
 曠獻書矮奴死關下
 敵少主楊氏凶終

唐史通俗演義

一 同 湖龍興開編詠將種
 二 同 定密計誘殺副留守
 三 同 攻霍邑陣斬宋老生
 四 同 記豔聞李耶遇俠
 五 同 李密敗績入關中
 六 同 盛彥師設伏斃叛徒
 七 同 噉人肉烹食段欽使
 八 同 河朔修和還舊俘
 九 同 擒渠賊敵耀武東都
 一〇 同 下江東梁蕭銑亡國
 一一 同 唐太子發兵平山左
 一二 同 誅文幹傳首長安
 一三 同 玄武門同胞受刃
 一四 同 納弟婦東宮演倫
 選賊肩侍宴賺唐公
 曠外助自號大將軍
 入長安擁立代王侑
 禪帝位唐室閉基
 秦王出奇平隴右
 竇建德與兵誅逆賊
 討亂會擊走劉武周
 鄭兵戰敗保孤城
 秦執還朝獻俘大廟
 戰洛陽劉黑闥喪師
 李大使乘勝下丹陽
 却頡利修和突厥
 廬江王謀反被誅
 盟胡虜便橋申約
 一五同 便武修文君臣論治
 一六同 獲渠魁掃平東突厥
 一七同 長孫后臨終箴主闕
 一八同 滅高昌獻俘觀德殿
 一九同 強胡內亂列部紛爭
 二〇同 易東宮親授御訓
 二一同 東略無功全軍歸國
 二二同 使天然調兵擒叛酋
 二三同 出纒桂英主升遐
 二四同 武昭儀還宮奪寵
 二五同 下辣手害死王皇后
 二六同 許敬宗構陷三家
 二七同 發三箭薛禮定天山
 二八同 伐西羌連番敗績
 易和爲戰將帥揚鑿
 統雄師深入吐谷渾
 武嬪嬙率召沐皇恩
 逐眞珠擊敗薛延陀
 逆迹上聞儲君被廢
 征高麗連破敵鋒
 北荒盡服軍奮入朝
 征龜茲入穴虜名王
 逞姦情帝女謀姪
 褚遂良伏闕陳忠
 遣大軍擒歸沙鉢羅
 劉仁軌湯平百濟
 一統六師李勣滅高麗
 易東宮兩次蒙冤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二九回	裴總管出師屢捷	唐高宗得病告終	五〇回	勤政樓童子陳箴	范陽鎮逆胡稱亂
三〇回	被廢立廣陵王坐徒	逸其乘徐敬業敗亡	五一回	失童開計舒翰喪師	駐馬屯檢黃妃傾命
三一回	敕告密濫用戮刑	謀匡復構成大禍	五二回	唐肅宗稱尊靈武	雷海青殉節落陽
三二回	武則天革命稱尊	狄仁傑奉制出獄	五三回	結君心歡騰張良婦	受逆親刺死安祿山
三三回	安金藏剖心明信	僧懷義穩惡受誅	五四回	統三軍廣平奏績	復兩京李泌辭歸
三四回	累次發兵纒平叛會	借端許夢遠獻忠忱	五五回	與賊俱亡誓忠死義	從賊斷節六等定刑
三五回	默啜汗悔婚入寇	狄梁公盡職歸天	五六回	九節度受制魚胡恩	兩叛將投降李光弼
三六回	譚寬獄張說辨誣	誅淫豎中宗復位	五七回	遷上皇闈寺擅權	寵少子逆胡速禍
三七回	通三思正宮縱慾	竄五王內使行兇	五八回	弑張后代宗即位	平史賊蕃將立功
三八回	誣首惡太子與兵	押文臣上官恃寵	五九回	避寇亂天子擊座	驍軍徵令公却敵
三九回	規夜宴特獻迴波辭	進華餅枉死神龍殿	六〇回	入番營單騎盟塵	忤帝女擲子入朝
四〇回	討韋氏掃清宿孽	平讎王駢戮叛徒	六一回	定讞謀元舅除凶	竊主柄強藩抗命
四一回	應星變睿宗禪位	洩逆謀公主殺身	六二回	貶忠州劉晏冤死	守臨洛張伾得援
四二回	贈美人張說得厚報	破強虜王陵立奇功	六三回	三鎮連兵張家覆祀	四王僭號朱氏主盟
四三回	任良相美政絕開元	閱邊防文臣平叛虜	六四回	叱逆使顏真卿抗節	聖叛帥段秀實盡忠
四四回	信妾言皇后被廢	戮敵怨節使遭戕	六五回	僭帝號大興逆師	解賊圍下詔罪已
四五回	張守珪談番得虜首	李林甫遊計害儲君	六六回	翟大梁德宗奔命	戰貝州朱滔敗還
四六回	却隆恩張果老歸山	開盛宴江梅妃獻技	六七回	朱泚敗死彭原城	李晟誘諜田希鑾
四七回	梅棹楊榮撤嬌藥閣	羅錦吉綱黨悉亂刑	六八回	竇桂娘密謀除逆	尙結贊談計劫盟
四八回	洗蘇兒中壽貽羞	寫幽怨長門擬賦	六九回	格君心儲君免禍	釋主怨公主和番
四九回	戀愛妃密誓長生殿	寵胡兒親能望春亭	七〇回	陸敬輿斥姦忤旨	韓全義掩敗禽虜

七一	王叔文得君情	韋執誼坐黨貶官	信方士藥死唐武宗	立太叔竄斃李首相
七二	擒劉闢戡定西川	執李錡盡平鎮海	復河隴邊長入覲	立鄆襄內豎爭權
七三	討成德中使無功	筑魏博名相定議	平浙東王式用智	失安南黎襄盡忠
七四	賢公主出圍循婦道	真宰相免禍見陰功	易猛將進克交趾城	得義友夾攻徐州賊
七五	却美妓渡水滸邸城	用降將冒雲擒元濟	斬龐勛始清叛孽	葬同昌備極奢華
七六	諫佛骨韓愈遭貶	縛逆首劉悟倒戈	曾元裕擊斬王仙芝	李克用叛戡段文楚
七七	平叛逆囚驕致禍	好盤逆拒諫飾非	九二同	入關中黃巢稱尊
七八	河朔再亂節使遭戕	深州撤圍侍郎申命	九三同	復長安道藏大盜
七九	製制書郭太后叱奸	信卜士張工頭構亂	九四同	劫車駕急走大散關
八〇	龔敬宗逆閣肆逆	風劉贊名士埋名	九五同	楊行密盜據淮南
八一	誅叛帥朝使爭功	除逆閣李訓施詭計	九六同	走山南閣黨失機
八二	嫉強藩杜牧作罪言	鈞垣坐鎮都市弭兵	九七同	一戰成功卻寧賊定
八三	甘露敗謀黨入流血	迎公主猛將建功	九八同	挾兵威劉太監廢帝
八四	奉皇弟備閣矯旨	隨狡計逆豎喪元	九九同	用毒攻毒殺盡宦官
八五	與大軍老成定議		一〇〇同	移國祚昭宣帝亡唐

五代史通俗演義

一	同	睹赤蛇老母覺異徵	得豎鳳皇雄偵夙願	李存勗督兵破夾寨
二	同	報親恩歡迎朱母	探妻病慘別張妃	戰薊北劉守光殺兄
三	同	登大寶朱梁篡位	明正義全昱進規	周德威援趙殺梁軍

七	同	殺諫臣燕王偕號	却強敵晉將善謀	二八	同	契丹主册立晉高祖	沈律后笑罵趙大王
八	同	父子聚塵慘遭割及	君臣討逆謀定勦兇	二九	同	一炬成灰到頭孽報	三帥叛命依次削平
九	同	失燕土偽帝作囚奴	平官州徐氏專政柄	三〇	同	楊光遠食利噬人	王延義乘亂竊國
一〇	同	踰黃澤劉鄩失計	覆晉陽王禮無功	三一	同	討叛鎮行宮遣將	納叔母嗣主亂倫
一一	同	阿保機得勢壓天皇	胡柳跋輕輓喪良將	三二	同	停弟殺兄潛承漢祚	逆臣弑主大亂關都
一二	同	莽朱瑾手刃徐知訓	病徐溫計焚吳越軍	三三	同	得主援高行周脫圍	追父降楊光遠伏法
一三	同	蜀嗣主淫昏失德	唐監軍諫阻稱尊	三四	同	戰陽城遼兵敗潰	失建州閩主覆亡
一四	同	助趙將發兵圍鎮州	嗣唐統登壇即帝位	三五	同	拒唐師李達守危城	中逐計杜威毀孤寨
一五	同	王彥奪喪師失律	梁末帝隕首覆宗	三六	同	張彥澤倒戈入汴	石重貴舉國降遼
一六	同	滅梁朝因驕思佚	册劉后以妾為妻	三七	同	遷漢北出帝泣窮途	鎮河東潞王登大位
一七	同	房樛弱愛牝雞司晨	酒色亡家牽羊待命	三八	同	聞亂驚心遼主還返	乘喪奪位燕王受拘
一八	同	得后教椎擊郭招討	避兵亂及遁李令公	三九	同	故妃被逼與子同亡	御史政言來母出戍
一九	同	郭從謙突門弑主	李嗣源據闕登基	四〇	同	徙建州晉太后絕命	幸鄴郡漢高祖親征
二〇	同	立德光番后愛次子	殺任國權相報私讎	四一	同	奉密諭王景崇入關	担遺詔杜重威肆市
二一	同	王德妃更衣承寵	唐明宗焚香祝天	四二	同	智郭威抵等談兵	勇劉詞從容破敵
二二	同	攻三鎮悖帥生謀	失兩川權臣碎首	四三	同	翟振集智全符兵女	投火窟悔拒漢家軍
二三	同	殺董璋亂兵賣主	竊從榮驕子弄兵	四四	同	弟兄構釁湖上操戈	將相積嫌席間用武
二四	同	斃秦王夫妻同受及	號蜀帝父子迭稱雄	四五	同	伏甲士驟誅權宦	潰御營竄死房君
二五	同	討鳳翔軍帥潰歸	入洛陽藩王篡位	四六	同	清君側入都大掠	遭兵變擁駕爭歸
二六	同	衛州解賊臣縲故主	長春宮逆子弑昏君	四七	同	廢劉宗嗣主被幽	易漢祚新皇傳聖
二七	同	嘲公主醉語啓戎	援石耶番兵破敵	四八	同	陷長沙馬希範稱王	攻晉州劉承鈞折將

四九回 降南唐馬氏亡國
 五〇回 逐邊韞攻入潭州府
 五一回 滋德殿病終留遺囑
 五二回 裴猛將英主班師
 五三回 龍徐娘賦詩驚變
 五四回 李重進涉水掃千軍

征東魯周主督師
 拘劉言計奪武平軍
 高平縣敵佩奏奇勳
 築聖城良臣破虜
 俘蜀帥得地親功
 趙匡胤斬關將

五五回 唐孫晟奉使效忠
 五六回 督租課嚴夫人歸里
 五七回 破山寨君臣耀武
 五八回 楚北嬰兵圍城殉節
 五九回 蔡姦冀唐主施刑
 六〇回 得遠關因病返蹕

李景遠喪師奔命
 盡臣節唐司空就刑
 失州城夫婦盡忠
 淮南納土奉表投誠
 正樂懸周臣明律
 殉周將禮位終篇

宋史通俗演義

一 回 河洛降神奇兒出世
 二 回 遇異僧幸示迷途
 三 回 憂父病重託趙則平
 四 回 紫金山唐營盡覆
 五 回 陳橋驛定策立新君
 六 回 公主鍾情再婚壽喜
 七 回 李重進闖家投火窟
 八 回 造師墮下踐定荆湘
 九 回 破川軍辱王師命
 一〇回 戰兵變再定西川
 一一回 懸繪像計殺敵臣
 一二回 明德樓繪音釋俘

孤矢見志遊子離鄉
 掃強敵迎擒渠帥
 朔軍威大敗李景達
 瓦橋關遂將出降
 崇元殿受禪登大位
 孤臣敗死一炬成墟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冒雪宵來商征巴蜀
 受蜀俘美婦承恩
 興王師得平南漢
 造浮梁功成采石
 萬歲殿燭影生疑

一三回 吳越王歸誠納土
 一四回 高梁河宋師敗績
 一五回 弄巧成拙妹倩殉邊
 一六回 進治道陳希夷入朝
 一七回 岐溝關曹彬失律
 一八回 張齊賢用詠却敵
 一九回 報宿怨故王索命
 二〇回 伐西夏五路出師
 二一回 陳保裔血戰亡身
 二二回 收番部叛王中計
 二三回 澧州城磋商和約
 二四回 孫待制空言阻西幸

北漢主窮蹙乞降
 雁門關遂將喪元
 修怨青盟皇弟受禍
 遁窮荒李繼遷降虜
 陳家谷楊業捐軀
 尹繼倫奮力踰營
 討亂黨宦寺典兵
 立新皇百官入賀
 備有終火攻平匪
 納忠諫御駕親征
 承天門僞降帛書
 刻美人遊離閣中宮

二五回	留遺恨王且病終	坐棟連寇準遭貶	四六回	寵妾嬖妻皇綱倒置	崇那靈正黨迭興
二六回	王沂公劾奸除官惡	魯參政撥登進忠言	四七回	拓邊防謀定致勝	竊后位喜極生悲
二七回	劉太后極樂歸天	郭正宣因爭失位	四八回	承兄詐初政清明	信閑言再用奸慝
二八回	蕭穆斤挾構弑主母	趙元昊冒號寇邊	四九回	端禮門立碑誣正士	河湟路遣將復西蕃
二九回	中虜計任福戰歿	奉使命富弼辭行	五〇回	應供奉朱勳承差	得奧援蔡京復相
三〇回	爭和約折服契丹	除敵臣收降元昊	五一回	巧排擠毒死輔臣	喜招徠載歸異族
三一回	明副使力破叛徒	曹皇后智平逆賊	五二回	信道教詭說遇天神	築離宮微行探春色
三二回	狄青夜奪岷崑關	包拯出知開封府	五三回	挾妓縱歡歌樓被澤	屈尊就宴相府承恩
三三回	立儲貳入承大統	釋嫌疑准請撤籬	五四回	造雄邦恃強稱帝	通遠使約金攻遼
三四回	爭漢議聚訟盈廷	傳頌王長男主器	五五回	擊源嗣方臘揭竿	梁山泊宋江結寨
三五回	神宗誤用王安石	神罰誘降鬼名山	五六回	知滁州收降及時雨	破杭城計出智多星
三六回	議新法淑殿條例司	讞疑獄發成謀犬案	五七回	入深巖得擒叛首	征朔方再挫王師
三七回	韓使相諫君論擊政	朱明府尋母竭孝思	五八回	誇功銘石長嶽成山	覆國喪身辱逃絕祀
三八回	棄遼城撫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閑游	五九回	啓外憂胡人南下	定內禪上皇東奔
三九回	藉父戚豎子成名	逞兵謀番渠受處	六〇回	導敵約城下乞盟	描惡貫塗中授首
四〇回	流民圖爲國請命	分水嶺割地界遼	六一回	議和議戰朝局紛爭	誤國誤家京城失守
四一回	奉使命率軍征交趾	蒙慈恩減罪謫黃州	六二回	曠殺謀國宮被劫	立異姓二帝蒙塵
四二回	伐西夏李愬喪師	城永樂徐禧陷陔	六三回	承遺詐藩王登極	發逆案奸賊伏誅
四三回	立幼主高后垂簾	拜首相温公殉國	六四回	宗留守力疾捐軀	信王探敗亡失迹
四四回	分三黨廷臣構釁	備六禮册后正儀	六五回	招寇侮驚馳御駕	脅禪位激勸義師
四五回	囑後事賢后升遐	紹先朝姦臣煽禍	六六回	韓世忠力平首逆	金兀朮大舉南侵

元史通俗演義

六七回	巾幗英雄鼓舞助戰	鬚眉豪氣舞劍吟詞	八四回	賀生辰尙書鑽狗寶	侍夜晏靈后嬪寵顏
六八回	趙立中噉失楚州	劉豫降虜稱齊帝	八五回	倡北伐喪師辱國	據西陲作亂亡家
六九回	破劇盜將帥齊驅	敗強虜弟兄著績	八六回	史彌遠定計除奸	緹木炭稱尊耀武
七〇回	岳家軍克復襄漢	韓大尉保障江淮	八七回	失中都金丞相殉節	穆少女楊家墜成婚
七一回	入洞庭擒渠掃穴	返廬山奉檄奔喪	八八回	寇南朝辱主誤軍謀	據東海降盜加節鉞
七二回	韓將軍敗敵揚威	愚參謀監軍遇害	八九回	易嗣君濟邸蒙冤	逐帥帥楚城屢亂
七三回	撤藩封僞主被繫	拒和議忠諫留名	九〇回	謀逆首推南紆患	戕外史蜀右殺兵
七四回	劉錡力捍順昌城	岳飛奏捷朱仙鎮	九一回	約蒙古夾擊殘金	克蔡州獻俘太廟
七五回	僞僞詔運促班師	設毒謀構成冤獄	九二回	圍中原兩軍敗退	寇南宋三路進兵
七六回	風脈求和母后返駕	刺奸被執義士喪生	九三回	守蜀增累得賢才	劾史氏力扶名教
七七回	立趙宗親王嗣服	竊金帝逆賊肆淫	九四回	余制使憂讖殞命	董丞相殺昏罷官
七八回	金主亮分道入寇	虞允文大破敵軍	九五回	捏捷報欺君罔上	掄行人棄好背盟
七九回	誅秦主遼陽立新君	墮則功符離驚潰變	九六回	史天澤討叛誅李璣	賈似道弄權屠萬嶺
八〇回	慶守備奸臣通敵	申和約使節還朝	九七回	援孤城連喪二將	龍大慈貽誤十年
八一回	朱晦翁創立社會法	宋孝宗重定內禪儀	九八回	報怨與兵蹂躪江右	喪師辱國冤殲蠻南
八二回	攬內權辣手逞兇	勸過宮引裾極諫	九九回	屯焦山全軍告燬	陷臨安幼主被虜
八三回	趙汝愚定策立新皇	韓侂胄弄權逐真相	一〇〇回	擁二王勉支殘局	覆兩宮悵斷重洋

一 回 感白光嬪妹成孕

劫紅顏異兒得妻

二 回

擁衆稱尊創始立國

班師奏凱復慶生男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三	同	女丈夫執旗招叛衆	小英雄逃難遇救星	二四回	海都汗速兵構釁	乃顏王敗走遭擒
四	同	道失馬幸遇良朋	喜乘龍送歸佳耦	二五回	明黜陟權奸伏法	懷戰守老將驕兵
五	同	合浦還珠三軍奏凱	寧匯返碁各族投誠	二六回	皇孫北返靈羅呈祥	母后西巡遷巨勝葵
六	同	帖木真獨勝諸部	札木合復興喀軍	二七回	得良將北方靖寇	信食臣南服喪師
七	同	報奮恨重遇龍妹	復前離塵逢美婦	二八回	藥齊成擒妖婦驕戮	藩王入覲牝后通謀
八	同	四傑赴援以德報怨	一夫拚命用少勝多	二九回	誅茲惡懷寧嗣位	耽酒色裝俸盈朝
九	同	責汪罕潛師劫寨	殺脫里恃力與兵	三〇回	承兄位誅逐奸邪	重儒臣規行科舉
一〇	同	納忽山孱主亡身	幹難河雄會稱帝	三一回	上彈章劾佞無功	信儉言立儉背約
一一	同	西夏主獻女乞和	蒙古軍入關殲武	三二回	爭位弄兵藩王兩敗	挾私報怨蓄類一空
一二	同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繼嗣定議西征	三三回	隆孝養迭呈冊寶	洩逆謀立正典刑
一三	同	回營投荒窟死孤島	雄師追寇窮極退方	三四回	藉惡貫奸相伏冥誅	進良言直臣邀主眷
一四	同	見角端西域班師	破欽察踏途喪將	三五回	集黨羽惡行弒逆	屢鑿驛橫肆姦淫
一五	同	滅西夏肅主覆宗	遭大喪新君嗣統	三六回	正刑戮衆惡駢誅	縱姦盜百官抗議
一六	同	將帥逃亡名毀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部中	三七回	衆大臣聯銜入奏	老平章嫉俗辭官
一七	同	南北夾攻完顏赤族	東西遣將蒙古張威	三八回	信佛法反促壽徵	迎藩王入承正統
一八	同	阿魯思全境被兵	歐羅巴東方受敵	三九回	大明殿稱尊頌敷	太平王殺敵建功
一九	同	姑婦臨朝生暗登	弟兄佐命立奇功	四〇回	入長城北軍敗潰	援大都雷帥馳歸
二〇	同	勸南略資志告終	據大位改元頌敷	四一回	倒刺沙奉貢出降	泰定后別州安置
二一	同	守襄陽方風五年	覆屋山功成一統	四二回	四女酬庸同時釐降	二使勸進魏日登基
二二	同	澆色尙財計臣致亂	表忠流血信國成仁	四三回	中逆謀途次暴崩	得御寶馳回御極
二三	同	征日本全軍盡沒	討安南兩次無功	四四回	懷妒謀毒死故后	立儲君驚過冤魂

四五回 平全滇諸將班師
 四六回 得新懷舊人面重逢
 四七回 正官方廷臣會議
 四八回 迎嗣皇極相機疑
 四九回 履尊擇配后族蒙恩
 五〇回 辱諫官特懲停科舉
 五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五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兒

避大內皇兒寄養
 納后爲妃天倫詭異
 避順命皇姪承宗
 遭冥譴大師病逝
 犯關稱兵蒙宗復祀
 尊太后變例晉徽稱
 竭忠報國大義滅親
 用賢相并徵名士

五三回 龍女侍僧加后服
 五四回 治黃河石人閉眼
 五五回 失軍心河上棄師
 五六回 番僧授術天子宣淫
 五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義
 五八回 掃強虜志決身殲
 五九回 阻內禪左相得罪
 六〇回 寧寇盡平明祖卽位

開母教纓罷彈章
 聚紅巾羣盜揭鏑
 逐盜魁徐州皆擄
 壁伴擅權丞相受禍
 奮搏魯河北捐軀
 弑故主行兇逞暴
 入大都逆臣伏誅
 順帝出走元史告終

明史通俗演義

一回 揭史綱開宗明義
 二回 投軍伍有幸配佳人
 三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四回 登雉堞驚張天祐
 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六回 取集既朱公開府
 七回 朱亮祖戰敗遭擒
 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沒
 九回 劉伯溫定計破敵
 一〇回 救安豐護歸小明王

困涸轍避難爲僧
 挈孤城仗義拯主帥
 獻幣釋嫌全資賢婦
 探虎穴約會孫德崖
 常將軍力拔采石
 陷常州徐帥立功
 張士德繫蹄絕粒
 略東浙胡大海親賢
 陳友諒挈眷逃生
 授南昌大戰僞漢主

一一回 鄱陽湖友諒亡身
 一二回 取武昌移師東下
 一三回 撤北方徐元帥進兵
 一四回 四海歸心誕登帝位
 一五回 覆太原元擴廓中計
 一六回 納降誅叛西徵揚威
 一七回 降夏主蕩平巴蜀
 一八回 下徵書高人抗志
 一九回 定雲南沐英留鎮
 二〇回 鳳徽德奮再喪儲君

應天府吳王卽位
 失平江闔室自焚
 下南關陳平章死節
 三軍致命直隸元都
 略臨洮李思齊出降
 逐梟擒難南京獻俘
 擊元將轉戰朔方
 洩逆謀姦相伏誅
 征漠北藍玉報功
 烏盡弓藏迭興黨獄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二一回	削藩封諸王得罪	裴使臣靖難與師	四二回	樹威權汪直竊兵柄
二二回	鞏烟文敗績泮沱河	燕王構詐入大寧府	四三回	悼貴妃促疾亡身
二三回	折大旗南軍失律	脫重圍北走遼都	四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顧命
二四回	往復貽書因使激怒	倉皇觀衆遇伏失糧	四五回	劉大監誘斥卒賢
二五回	越見江燕王入京	出見門建文遜國	四六回	入檻車叛藩中計
二六回	拒草詔忠臣遭慘戮	善諷諫長子得承家	四七回	河北盜橫行畿輔
二七回	梅駙馬含冤水府	鄺中官出使外洋	四八回	經略西番鎮臣得罪
二八回	下南交殺敵擒渠	出北塞銘功勒石	四九回	幸邊塞走馬看花
二九回	徒樂安皇子得罪	闖蒲臺妖婦搦竿	五〇回	覓佳麗幸逢歌婦
三〇回	窮兵黷武數次親征	疲命勞師歸途宴駕	五一回	象擊盜寧藩謀叛
三一回	二豎監軍黎利煽亂	六師討逆高煦成擒	五二回	守安慶仗劍戮叛奴
三二回	棄交趾甘懸前功	易中宮傾心內鑿	五三回	伍文定縱火擒國賊
三三回	享大平與民同樂	敵權閣爲主斥姦	五四回	教場校射技擅穿楊
三四回	王驍討平麓川蠻	英宗敗陷土木堡	五五回	返豹房武宗宴駕
三五回	誅黨奸景帝登位	却強敵于謙奏功	五六回	議典禮廷臣聚訟
三六回	議和條列上皇遷都	希旨誣詞東宮易位	五七回	伏朝門閹怒世宗
三七回	拒忠諫詔獄濫刑	定密謀奪門復辟	五八回	胡世寧劄議棄邊陲
三八回	于少保洗冤東市	徐有貞充成南府	五九回	憲法壇近來仙鶴
三九回	發逆謀曹石覆宗	上徽號李彭抗議	六〇回	選宮嬪妃傾福重辟
四〇回	萬貞兒恃權傾正后	紀淑妃誕子隱深宮	六一回	復河套將相蒙冤
四一回	白圭討平鄖陽盜	韓雍攻破大藤峯	六二回	道狹趨庸帥敗還
				善諷諫阿丑悟君心 番弄女乘公遭讒 逢君惡八豎逞讒言 張吏部強奪俊美 縛榮廠逆閹伏辜 山東賊爭命狼山 承恩北闕義兒導淫 入酒肆游龍戲鳳 罪直諫杖斃言官 謝盛宴撫使被戕 下南昌發兵征首逆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古沼觀魚險遭滅頂 祭獸吻江彬遭囚 建齋醮方士盈壇 討田州誅誅岑猛 邵元節祈嗣遊殊寵 熈行宮力救真龍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撥都門胡鹿縱火 開馬市蓋臣極諫

六三回	罪仇黨割棺正法	勃跋當拏死留名	八二回	遷侍移宮詔宣舊惡	庸醫懸案覆及輔臣
六四回	却外寇奸黨冒功	媚乾娘義兒逃籠	八三回	大吃醋兩魏爭風	真奇冤數妃革命
六五回	胡宗憲用謀羅海盜	趙文華弄巧作權奸	八四回	王化貞失守廣寧堡	朱雙元巧擊呂公車
六六回	汪寇日中計遭誅	尙美人更衣侍寢	八五回	新撫赴援孤城却敵	叛徒歸命首逆伏誅
六七回	海剛峯剛方絕俗	鄒應龍應夢劾奸	八六回	趙中丞蕩平妖寇	楊都諫糾劾權閹
六八回	權門勢倒禍及兒曹	王府銀歸途逢暴客	八七回	魏忠賢得點將緣	許顯純濫用非法刑
六九回	破奸謀嚴世蕃伏法	勳宿寇感繼光衝鋒	八八回	與黨獄綏騎被傷	媚奸嚙生祠迭建
七〇回	誤服丹鉛病歸冥錄	脫身縛纜恨斷鼎湖	八九回	排后族魏闡謀逆	承兄詐信邸登基
七一回	王總督招納降蕃	馮中官斥逐首輔	九〇回	懲淫惡闖家駢戮	受招撫渠帥立功
七二回	莽男子闖入深宮	賢法司力翻成案	九一回	徐光啓薦用客卿	袁崇煥入援畿輔
七三回	奪親情相臣極諫	規主闕母教流芳	九二回	中敵計冤沈碧血	馮麟飢噓聚綠林
七四回	王宮人喜中生子	張宰輔身後籍家	九三回	戰秦晉曹文詔揚威	關登萊孔有德亡命
七五回	侍母膺奉教立儲	惑妃言誓神緘約	九四回	陳奇瑜得賄縱寇	秦真玉奉詔勤王
七六回	據鎮城呼氏倡亂	用說客叛黨駭誅	九五回	張獻忠偽降熊文燦	楊嗣昌陷爰盧棄界
七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議再戰島山	九六回	失襄陽庸帥自裁	走河南逆闖復讎
七八回	虎將征蠻破寨誅逆	蠶魚食字決策建儲	九七回	決大河漂沒汴梁城	通內線恭進田妃罵
七九回	獲妖書沈一貫生風	遺福王葉向高主議	九八回	擾秦楚闖王督號	掠東西獻賊橫行
八〇回	審張差宮中析疑案	用楊錦塞外覆全軍	九九回	周總兵寧武捐軀	明懷宗煤山殉國
八一回	蘇翠袖相約乞榮封	服紅丸卽夕傾大命	一〇〇回	乞外援清軍定亂	覆半壁明史收場

清史通俗演義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四三回	撫賊寨首領遭擒	整朝綱權相伏法	六四回	羅先生臨陣傷軀	沈夫人在夫抗敵
四四回	布德揚威澤番下詔	擒渠賊匪逐載報功	六五回	瓜鏡喪師向營失陷	韋楊斃命洪會中衰
四五回	撫叛兵其將蒙冤	勤海寇統帥奔捷	六六回	智統領出奇制勝	愚制軍輕敵遭擒
四六回	兩軍門復離寇英魂	八卦教煽亂皇城	六七回	四國耀威津門會約	兩江喋血戰地埋魂
四七回	聞警回鑾下詔罪已	護喪嗣統邊報驚心	六八回	戰皖北諸將立功	退丹陽大營又潰
四八回	愚慶祥敗死回疆	智楊芳誘擒首逆	六九回	開外聲失律喪師	締和約償款割地
四九回	征浩罕王師再出	勤叛裔欽使報功	七〇回	開國喪長悲國士	證慈駕轉忤慈顏
五〇回	飲鴆毒姑媵成疑案	焚鴉片中外啓兵端	七一回	罪輔臣連番下詔	勦劇寇數路進兵
五一回	林制軍慷慨奮師	琦中堂昏庸誤國	七二回	晉國奎方却援軍	李鴻章借用洋將
五二回	顯提督粵中殉難	弈將軍城下乞盟	七三回	戰浙東包圍練死陸	克江甯洪大王覆宗
五三回	效尸諫宰相輕生	失重鎮將帥殉節	七四回	備親王中計喪軀	曾大帥設謀制敵
五四回	弈統帥因閭致敗	陳軍門中噤蹄仁	七五回	濱河防捻徒分竄	斃敵首降將升官
五五回	江甯城萬姓被兵	靜海寺三印定約	七六回	山東圍勦俾酋成擒	河北解嚴渠魁自盡
五六回	怡制軍巧藉臺灣款	徐總督力捍廣州城	七七回	戮權閹丁撫守法	辦教案會侯遭讒
五七回	潘文宗嗣統除奸	洪秀全糾衆發難	七八回	大婚禮成坤闈正位	撤籛議決乾德當陽
五八回	欽使逃亡太平建國	悍徒夜脫都統喪軀	七九回	因歎成病忽親彌留	以弟繼兄奄延統緒
五九回	駱中丞固守長沙城	錢東平獻取江南策	八〇回	吳侍御尸諫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約
六〇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曾挫威	八一回	朝日生燦釀成交涉	中法開釁大起戰爭
六一回	叔水師衝陽發軔	發援卒岳州鏖兵	八二回	棄越疆中法修和	平韓亂清日協約
六二回	湘軍屢捷水陸揚威	畿輔復安林李授首	八三回	移欽築圍撤籛就養	周齡介壽聞戰驚心
六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圓明園四春爭寵	八四回	葉志超敗走遼東	丁汝昌喪師黃海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八五回	失律求和馬關訂約	市恩索謝虎視爭雄	九三回	爭密約侍耶就道	返欽使憲政萌芽
八六回	爭黨見新舊暗圖	行新政母子生嫌	九四回	倚眾俄紅二難說爽	剖心剝頭兩地招魂
八七回	慈禧后三次臨朝	維新黨六人革命	九五回	選奇變醇王攝政	摺友志隊長亡軀
八八回	立儲君震驚七聖	信邪術擾亂京津	九六回	二顯官被讒削籍	衆黨員流血埋冤
八九回	祖匪殃民聯軍入境	見危授命志士成仁	九七回	爭鐵路蜀士遭囚	與義師鄂軍馳敬
九〇回	傳諫草抗節留名	避賊軍蒙塵出走	九八回	革命軍雲興應義舉	攝政王廟誓布信條
九一回	悔罪乞和兩宮返蹕	出使歸國二女入圍	九九回	易總理軍組內閣	奢漢陽復失南京
九二回	居大內聞耗哭遺臣	處局外嚴旨守中立	一〇〇回	舉總統孫文就職	遜帝位清祚告終

民國通俗演義

一 回	攝大綱全書開始	梁鉅變故老重來	一一回	商學款熊乘三受勝	拒副署唐少川失籍
二 回	黎都督覆函拒使	吳軍統被刺喪元	一二回	組政黨笑評新總理	曠軍人脅迫衆議員
三 回	奉密令遜國尋逞威	舉總統孫中山就職	一三回	統中華釐訂法規	征西藏欣聞捷報
四 回	復民權南京閉幕	抗和議北伐興師	一四回	張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刑通電辨誣
五 回	彭家珍狙擊宗社黨	段祺瑞倡率請願團	一五回	孫黃並至協定政綱	陸趙遞更文易總理
六 回	許優待全院集議	尤退位民國造成	一六回	祝國慶全體履職	竊帝號外蒙抗命
七 回	請瓜代再開選舉會	送專使特闢正陽門	一七回	示協約誓走梁如浩	議外交忙煞陸子欣
八 回	變生不測蔡使遭驚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一八回	憂中憂英使索覆文	病上病循后歸冥籍
九 回	袁總統宣布約法	唐首輔組織閣員	一九回	競選舉舊人滋鬧	斥時政演說招尤
一〇回	踐夙約一方解職	借外債四國違言	二〇回	宋教仁中彈捐軀	應桂馨洩謀拘案

二一回	訊兇犯直言對簿	延律師辯訟盈庭	四二回	廿一欵恃強索諾	十九省拒約聯名
二二回	案情畢現幾達干言	宿將暴亡又弱一個	四三回	楊前會議忍辱陳詞	最後通牒恃威恫嚇
二三回	閉國會舉行盛典	違約法擅簽合同	四四回	忍簽約喪權辱國	倡改制立會籌安
二四回	爭借款挑是翻非	請改制弄巧成拙	四五回	賀振雄首効福園賊	羅文幹立辭檢察廳
二五回	烟沈墨暮空具瓊草	變起白狼構成鉅禍	四六回	情脈脈洪姨進甘言	語廢詹徐相陳苦口
二六回	暗殺黨駭誅湖北	討袁軍樹幟江西	四七回	袁公子堅請放軍統	梁財神發起請願團
二七回	戰湖口李司令得勝	棄江寧程都督逃生	四八回	義兒北上引侶呼朋	劉客南來直聲抗議
二八回	勸退位孫袁交惡	告獨立皖粵聯纜	四九回	競女權喜趕熱鬧場	徵民意容行組織法
二九回	鄭汝成力守製涪局	陳其美戰敗眷申江	五〇回	遁放宮勸除帝號	傳密電強脅輿情
三〇回	佔督署何海鳴奔兵	讓砲臺鈕永建退走	五一回	遇刺客險遭毒手	訪名姝相見傾心
三一回	逐黨人各省廓清	下圍城三日大掠	五二回	偽交驢挾妓借宴	假反目還眷還鄉
三二回	尹昌衡回定打箭爐	張鎮芳法走駐馬店	五三回	五公使警告外交部	兩刺客擊斃鎮守官
三三回	遭彈劾改任國務員	冒公民督舉大總統	五四回	京邸被搜宵來虎吏	津門餞別夜贈驪歌
三四回	蹕事增華正式受任	爭權侵法越俎遣員	五五回	脅代表送上推戴書	碩申令接收皇帝位
三五回	拒委員濁怒政府	藉武力追索證書	五六回	賄內廷承辦大典	結宮眷入長女官
三六回	促就道副座入京	避要路兼督辭職	五七回	雲南省寬告獨立	豐澤園籌議軍情
三七回	罷國會議員回籍	行婚禮上將續姻	五八回	慶紀元千夫人嬪宴	仍正朔唐都督誓師
三八回	讓主權孫部長簽約	失盛舉熊內閣下臺	五九回	聲罪致討馳檄中原	構怨與兵禍延鄰省
三九回	呈陰謀毒死趙智庵	改約法進相徐東海	六〇回	洩秘謀拒絕實國使	得密書發生炸彈案
四〇回	返老填白匪斃命	守中立青島生風	六一回	爭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義旅公推劉顯世
四一回	謀世襲內府藏名	戀私財外交啓釁	六二回	侍宴乞封兩姨爭寵	輕裝親刺萬日許花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六三回	洪寵祀資情庇女黨	陸將軍托病見親翁	八四回	借老友帶兵入京	叩放宮資夜復辟
六四回	暗刺明讎馮張解體	徵功爭龍川蜀鏖兵	八五回	梁鼎芬造府爲刺客	黎元洪假館作寓公
六五回	龍觀光孤軍受困	陸榮廷正式興師	八六回	警馬廠受推總司令	戰廊房擊退緝子軍
六六回	埋伏計連敗北軍	警告書促開大會	八七回	張大帥狂奔外使館	段總理重組國務員
六七回	撤除帝制洪憲銷沈	振斷皇恩翠環淚泣	八八回	代總統啓節入都	按照會決謀宣戰
六八回	道退位袁項城表膽	開會場頗感承行兇	八九回	籌軍餉借資東國	遣師旅出擊南湘
六九回	偽獨立屈映光弄巧	竇舊友蔡乃遠受刑	九〇回	傅良佐棄城避敵	段祺瑞卸職出都
七〇回	段合肥重組內閣	馮河間會議南京	九一回	會津門譚傳主戰聲	阻蚌埠折回總統駕
七一回	陳其美中計被刺	陸建章繳械逃生	九二回	遣軍隊馮河間宣戰	劫兵械徐樹錚逞謀
七二回	好遷怒陳斐受讒	顧索款周媽生嘆	九三回	爲虎作倀再借外債	復長沙迭次奏功
七三回	端父病互國新華宮	托家事做完皇帝夢	九四回	下岳州前軍克敵	因龍失勢自乞內援
七四回	殉故主留遺絕命書	結同盟武制新政府	九五回	聞俄佩籌備國防	集日員會商軍約
七五回	袁公子扶柩歸故里	李司令集艦抗中央	九六回	任大使專工取媚	訂合同贖次貸金
七六回	段芝泉重組閣員	龍濟光久延戰禍	九七回	逞辣手擅斃陸建章	頒電文譴斥段祺瑞
七七回	撤軍院復歸統一	開國會再造共和	九八回	舉總統徐東海當選	申別言馮河間下臺
七八回	舉副庶馮華甫當選	返上海黃克強病終	九九回	膺首選發表宣言書	借外情勸告軍政府
七九回	日斷癩閣停人又殺	暨開府院政客交爭	一〇〇回	呼吳援南北謀統一	慶戰勝中外並贖贖
八〇回	議憲法致生內亂	辦外交惹起暗潮	一〇一回	集黨團再開會議	上海灘悉燒存烟
八一回	絕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鬧京城	一〇二回	贊和局李督軍致疾	示戰電唐代表宣言
八二回	託公民搗亂衆議院	請改制譚榮督軍團	一〇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會	爭膠澳勉抗強權
八三回	應電召驛帥作詢人	撤國會軍官廿副署	一〇四回	兩代表滬演續議	衆學生都下爭譁

一〇五回	遭奇變章宗祥受傷	論後垣曹汝霖奔命	一二六回	取岳州吳趨慶兵	演會戲陸督爭豔
一〇六回	春申江激勸諸團體	日本國醫學留學生	一二七回	醋海多波大負曳尾	花魁獨占小走出頭
一〇七回	停會議拒絕苛條	徇外情頒行禁令	一二八回	渠吏爾官仕途生色	葉虎梁燕交系弄權
一〇八回	迫公憤瀝商全罷市	留總統團會却咨文	一二九回	爭魯案外交失敗	攻梁閣內閣閉邊
一〇九回	乘俄亂徐樹錚防邊	拒德約陸徵祥通電	一三〇回	強調停弟兄翻臉	爭樞利姻姬失歡
一一〇回	罷參戰改設機關	撤自治收回藩屬	一三一回	啓爭端兵車絡繹	肆辨論函電交馳
一一一回	易總理徐新合謀	宴代表李王異議	一三二回	警告類使團作對	空言無補總統爲難
一一二回	領事官租兇調艦隊	特別區歸附進呈文	一三三回	唱凱旋終息戰禍	說法統又起政潮
一一三回	對日使迭開交涉	爲魯案公議覆書	一三四回	徐東海被迫下野	黎黃陂受擁上台
一一四回	挑漢警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一三五回	受擁戴黎公復職	議撤兵張氏求和
一一五回	張敬堯棄城視職	吳佩孚臨席譴詞	一三六回	園公府陳逆千紀	避軍艦總理蒙塵
一一六回	罷小徐直疏開戰聲	顧大局江浙慶和平	一三七回	三軍艦背義離黃埔	陸戰隊附逆陷長洲
一一七回	吳司令計敗段芝貴	王督軍誘執吳光新	一三八回	離廣州乘桴論時務	到上海護法發宣言
一一八回	關京畿兩路喪師	投使館九人避禍	一三九回	失名城樓師戰敗	與大獄羅氏蒙嫌
一一九回	日公使保留索罪犯	新總理會敘兩親翁	一四〇回	朱培德羊城勝敵	許崇智福建懸兵
一二〇回	廢舊約收回俄租界	拚餘生驚逝李督軍	一四一回	發宣言孫中山回粵	戰北江毋希閣奏功
一二一回	月色皆黃秀山戕命	牌聲歷碌撫萬運籌	一四二回	威致平困守廈門	孫中山討伐東江
一二二回	眞開心幫辦扶正	假護法軍府倒楣	一四三回	戰博羅許崇智受困	截湘騎范小泉建功
一二三回	莫榮新發難遺忠	陳炯明負義忘恩	一四四回	味先機津浦車遭劫	急兄仇抱憤南被圍
一二四回	疑案重軍督軍自戕	積金棄樂避閩殃民	一四五回	避道勳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議和
一二五回	趙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馳函勸吳	一四六回	吳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驅軍襲大足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歷朝通俗演義 目錄

一四七回	楊春芳降敵陷瀘州	川警軍力竭失重慶	一五四回	姜交涉遺誤佛郎案	巧解釋輕視戰將心
一四八回	朱耀華乘虛襲長沙	吞燕平議和誅袁植	一五五回	識巧計劉湘告大橫	設陰謀孫督出奇兵
一四九回	救後路衡山失守	爭關餘外使驚惶	一五六回	失鹿門賊楊敗北	進仙霞萬姓哀鳴
一五〇回	發宣言改組國民黨	急北伐緩攻陳炯明	一五七回	受賄託倒戈寶雀	結去思辭職安民
一五一回	下辣手車站劫印	講價錢國會爭風	一五八回	假紀律浙民遭劫	眞變化盧督下台
一五二回	大打武議長爭總理	小報復政客失關席	一五九回	石青陽團結西商	孫中山宣言北伐
一五三回	宴中與孫美裕授首	竄豫東老澤人伏誅	一六〇回	籌軍餉恢復捐官法	結內應端賴美人兵

第一回 移花接木計獻美姬 用李代桃權承淫后

皇有皇猷，帝有帝德，史家推論史事，首推三皇五帝。其實三皇五帝的本身，並未嘗自稱爲皇，自稱爲帝，後人因他首出御宇，創造文明，把一個渾渾沌沌的世界，化成了誰誰肅肅的國家，真是皇猷不顯，帝德無垠，所以格外推崇，因把皇帝字的徽號，加將上去。是意未經人道，一經揭發，恰有至理。到了夏商周三朝，若大禹若成湯，若周文武，統是有道明君，他却恐未及古人，不敢稱皇帝，但降號爲王罷了。及東周已衰，西秦崛起，暴如嬴政，憑藉了祖宗遺業，招攬關隴間數十百萬壯丁，橫行海內，蠶食鯨吞，今日滅這國，明日滅那國，好容易把九州版圖，一古腦兒聚爲己有，便自以爲震古鑠今，無人可及，遂將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合成了一個名詞，叫做皇帝。

咳！這皇帝兩字的頭銜，並不是功德造就，實在是腥血鑄成。試看暴秦歷史，有甚麼皇猷？有甚麼帝德？無非趁着亂世紛紛的時候，靠了一些武力，僥倖成功，他遂昂然自大，惟我獨尊。還有一種千古紀念的事情，就是我國的君主專制，實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從前黃帝開國以來，頒定國法，原是君主政體，歷代奉爲準繩，但究未嘗有「言莫予違，獨斷獨行」的思想。堯置諫鼓，立謗木，舜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湯改過不吝，周有詢羣臣，詢羣吏，詢萬民的制度，簡策流傳，至今勿替，可見古時的聖帝明王，雖然尊爲天子，管轄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廣益，依從輿論，好民所好，惡民所惡，纔能長治久安，做一位昇平主子，貽謀永遠，傳及子孫。看官聽說這便是開明專制，不是絕對專制哩。聲大而闕。

自從嬴政得國，專務君權，待遇百姓，好似牛馬犬豕一般，凡所有督責抑勒的命令，嚴酷殘暴的刑罰，無一不作，無一不行，也以爲生殺予奪，惟我所爲，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違，從此皇帝的位置，牢固不破，好教那子子孫孫，

千代萬代的遺傳下去。那知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本身倖得迷死，不致墮首，纔及一傳，宮廷裏面，就鬧得一塌糊塗，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於是楚漢逐鹿，劉項爭雄，項羽力能扛鼎，叱咤萬夫，却是個空前絕後的壯士，無如有勇無謀，以暴易暴，反讓那泗上亭長，出人頭地，用了好幾個策士謀臣，武夫猛將，終將項霸王除去，安安穩穩的得了中原，史官說他豁達大度，確非凡夫，而且入關約法，盡除苛禁，能得百姓歡心，所以掃秦滅項，五年大成。

但小子追溯漢家事跡，多半沿襲秦制，並沒有有一番大改革的事業。蕭何原是刀筆吏，叔孫通又是綿叢生，竊竊係漢位標準，竊竊是亂設綱索，竊竊是植茅地上，竊竊是習典禮之處，使知尊卑次序。所見所聞，無非是前秦故事，曉得什麼體國經野的宏規，因此佐漢立法，仍舊是換湯不換藥的手段，厲行專制政體，尊君抑民，漢高祖嘗沾沾自喜，謂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貴，照此看來，秦漢二代，規模大略相同，不過嚴刑峻法，算比暴秦差了一層。史官或鋪張揚厲，極端稱許，其實多是浮詞諛頌，未足盡信呢。漢高一歿，呂后專權，險些兒覆滅劉氏，要繼續那亡秦的後塵。這便是路謀未善。幸虧還

有一二社稷臣，撥亂反正，纔得保全劉家基業。孝文入嗣，却是個守成令主，允恭玄默，守儉持盈，寬刑律，獎農華，府藏充實，囹圄空虛，漢家元氣，實是孝文一代，休養成功。景帝遵業，略帶刻薄，用兵七國，未免勞民，但尙是萬不得已的舉動，未可譏他黷武，此外還有乃父遺風，不忘恭儉。周云成康，漢言文景，兩相比例，頗若同揆。傳至孝武，與祖考全不相同，簡直是好大喜功，彷彿秦始皇一流人物。秦皇好征伐，漢武亦好征伐，秦皇好巡遊，漢武亦好巡遊，秦皇好雄猜，漢武亦好雄猜，秦皇好誅夷，漢武亦好誅夷，秦皇好土木，漢武亦好土木，秦皇好神仙，漢武亦好神仙，秦皇好財色，漢武亦好財色，後世嘗以秦皇漢武並稱，還道他力征經營，開拓疆宇，東西南北的外族，聞風遠遁，好算是一代武功，兩朝雄主，誰知秦亡不由胡亥，實自始皇。漢亡在孝平，實始武帝。本編並列秦漢隱微此意。文景二主四十餘年的積蓄，被漢武一生蕩盡，從此海內虛耗，民生困敝。昭宣二朝，尙能與民更始，勵精圖治，勉強維持過去，傳到元成時代，弘恭石顯幾類趙高，杜欽谷永，酷似李斯，外戚王氏，遂得乘隙入朝，把持國柄，哀平昏庸，漢祚潛移，不文不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賣餅兒 驚連坐投落校書閣

有漢一代，史家分作兩概，號爲前後漢，亦稱東西漢，這因爲漢朝四百年來，中經王莽篡國，居然僭位一十八年，所以王莽以前，叫作前漢，王莽以後，叫作後漢，且前漢建都陝西，故亦云西漢，後漢建都洛陽，洛陽在關陝東面，故亦云東漢，前漢演義，由小子編成百回，自秦始皇起頭，至王莽篡國爲止，早已出版，想看官當可閱畢。此編從前漢演義接入，始自王莽，結局三國。會記陳壽三國志，謂後漢至獻帝而亡，當推曹魏爲正統，司馬溫公沿襲壽說，也將正統予魏，獨朱子綱目，黜魏尊蜀，仍使劉先主接入漢統，後人多推爲正論。咳！正統不正統，也沒有甚麼一定系統，敗爲寇，成爲王，古今來大概皆然，何庸聚訟？一部廿四史從何說，便是此意。不過劉先主爲漢景帝後裔，班班可考，雖與魏吳分足鼎峙，地方最小，只是就漢論漢，究竟是一脈相傳，必欲拘拘然辨別正統，與其尊魏，毋寧尊蜀，羅貫中嘗輯三國演義，名仍三國，實尊蜀漢，此書風行海內，幾乎家喻戶曉，大有掩蓋陳壽三國志的勢力。若論他內容事跡，半涉子虛，一般社會，能有幾個讀過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誤把羅氏三國演義當做三國志相看，是何魔力攝人耳目。小子不敢警議前人，但既編後漢演義，應該將三國附入在內。前漢演義附秦朝，後漢演義附三國，首尾相對，却也是個無獨有偶的規格。可謂靈竇獨造。惟小子所編歷史演義，恰是取材正史，未嘗臆造附會，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當，看官幸勿謂我迂拘呢。

若要論及後漢的興亡，比前漢還要複雜。王莽篡國，禍由元后，外戚爲害，一至於此。光武中興，懲前毖後，親攬大權，力防外戚預政。明帝猶有父風，國勢稱盛。章帝繼之，初政可觀。史家比諸前漢文景，不意後來寵任后族，復蹈前轍。和帝以降，國事日非，外立五帝，安帝懿帝質帝桓帝靈帝，臨朝六后，章帝后鄧氏，和帝后郭氏，安帝后閔氏，順帝后梁氏，桓帝后竇

氏，竇后何氏。婦人無識，貪攬國權，定策帷浴，委政父兄，嗣主積不能容，勢且孤立，反因是倒行逆施。委心閹豎。於是宦官迭起，與外戚爭持國柄，外戚驕橫不愼，動輒爲宦官所制，輾轉消長，宦官勢焰薰天，橫行無忌，比外戚爲尤甚。正人君子，被戮殆盡，天變起，人怨集，盜賊擾四方，不得已簡選重臣，出爲州牧，內輕外重，尾大不掉，勢孤力弱的外戚，欲借外力爲助，入清君側，結果是外戚宦官，同歸於盡，國家大權，歸入州牧掌握。一州牧起，羣州牧交逼而來，又釀成一番州牧紛爭的局面，或勝或敗，弱肉強食，董卓專權，先後逞兇，天子且不知命在何時，還有甚麼漢家命令？當時中原一帶，盡被曹氏併吞，惟東南有吳，西南有蜀，力保偏壤，相持有年，曹丕篡漢，僅存益州一脈，不絕如縷，又復出了一個庸弱無能的阿斗，終落得面縛出降，亦精衰歇，都隨鼎去，豈不可悲，豈不可歎？慨乎言之總計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專政的時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權的時代，自桓帝至獻帝，是宦官橫行的時代；若獻帝一朝，變端百出，初爲亂黨交託時代，繼爲方鎮紛爭時代，終爲三國角逐時代，追溯禍胎，實啓宮闈，母后無權，外戚宦官，何得專橫？外戚宦官無權，亂黨方鎮，何得騷擾？古人有言：「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這是至理名言，萬世不易呢。即如近數十年間之亂事，亦皆自竇后一人可謂古今同慨。

大綱既布，須敘正文，且說王莽毒死漢平帝，又廢孺子嬰，把一座漢室江山，平白地佔據了去，自稱新朝，號爲始建國元年，伴與孺子嬰泣別，封他爲定安公，改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設吏監守，所有乳母傭媪，不得與孺子嬰通語，一經乳食，便把他錮置壁中，尊孝元皇后爲新室父母，命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一是姑母，一是女兒，所以仍得留居深宮。當下封拜功臣，先就金匱策書，按名授爵。這金匱是梓潼人哀章，私造出來，持至高廟，欺弄王莽，見前漢演義末回。王莽視爲受命的符瑞，就借此物欺弄吏民，計金匱中所列新朝輔佐，共十一人，首列王舜，平晏，劉歆，哀章，莽號爲四輔，令舜爲太師，安新公，晏爲太傅，就新公，歆爲國師，嘉新公，章爲國將，美新公，四輔以後，就是甄邯，王尋，王邑，莽又號爲三公，令邯爲大司馬，承新公，尋爲大司徒，章新公，邑爲大司空，隆新公，尚有四人號爲四將，甄豐

第一回 祀南郊司馬開基 立東宮庸雛伏禍

華夷混雜，宇宙腥羶，這是我國歷史上，向稱爲可悲可痛的亂事。其實華人非特別名貴，夷人非特別鄙賤，如果元首清明，統御有方，再經文武將相及州郡牧守個個是賢能廉察，稱職無慚，就是把世界萬國聯合攏來，湊成一個空前絕後的大邦，也不是一定難事，且好變做一大同盛治了。眼高於頂，筆大如椽。無如我國人一般心理，只守定上古九州的範圍，不許外人躡入，又因聖帝明王，寥寥無幾，護國之良將相，殖民之賢牧守，僅僅局守本部，還是治多亂少，所以舊儒學說，主張小康，專把華夷大防，牢記心中，一些兒不肯通融，好似此界一潰，中國是有亂無治，從此沒有乾淨土了。看官試搜覽古史，何朝不注重邊防，何代能盡除外患，日日攘外夷，那外夷反得步步進步，鬧得七亂八糟，不可收拾。究竟是備禦不周呢？還是別有他故呢？古人說得好：『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家；必自毀，然後人毀國；必自伐，然後人伐。』又云：『木朽蟲生，牆蠹蟻入。』這却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歷朝外患，往往從內亂引入，內亂越多，外患亦越深。照此看來，明明是咎由自取，應了前人的遺誡，怎得專咎外夷，與防邊未善呢？別具隻眼。

小子嘗欲將這種臆見，抒展出來，好待看官公決是非，但又慮事無左證，徒把五十年來的故事，籠籠侗侗的說了一番，看官或且請我爲空談，甚至以漢奸相待，這豈不是多言招尤麼？近日筆墨少閑，聊尋證據，可巧案左有一部晉書，乃是唐太宗彙集詞臣撰錄成書，共得一百三十卷，當下順手一翻，看了一篇序言，是總說五胡十六國的禍亂，因猛然觸起心緒，想到外禍最烈，無過晉朝，晉自武帝奄有中原，僅閱一傳，便已外患迭起，當時大臣防變未然，或說是罷兵爲害，山濤，或說是徙戎宜早，郭欽江統。言諄諄，聽藐藐，遂致後來外禍無窮，由後思前，無人不爲歎惜。那知牝雞不鳴，羣雄自息，八王不亂，五胡何來？並且貂蟬滿座，麀尾揮塵，大都齷齪齷齪，庸庸碌碌，沒一個文經

武緯沒一個坐言起行，看官試想！這種敗常亂俗的時局，難道尚能支持過去麼？假使兵不能，戎早徙，亦豈果能慎守邊疆，嚴杜狡寇麼？到了神州陸沈，銅駝荆棘，兩主被虜，行酒狄庭，無非是內政不綱，所以致此。既而牛傅馬後血統變遷，陽仍舊名，陰實易姓，王馬共天下，依然是亂臣賊子，內訌不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單剩得江表六州，蜀荆江湘交廣，尚且朝不保暮，還有甚麼餘力，要想規復中原呢？幸虧有幾個智士謀臣，力持危局，淝水一役，大破苻秦，半壁江山，僥倖保全。那大河南北，長江上游，仍被雜胡佔據，雖是條起條衰，終屬楚失楚得，就中非無一二華族，奪得片土，與夷人爭衡西北，張翼據涼州，李嵩據酒泉，馮跋據中山。究竟勢力甚微，無關大局，且難視晉室，仍似敵國一般。東晉君臣，稍勝即驕，由驕生惰，毫無起色，於是篡奪相尋，禍亂踵起，不能安內，怎能對外？大好中原，反被拓跋氏逐漸併吞，成一強國，結果是梟雄柄政，窺竊神器，把東晉所有的區宇，也不費一兵，佔奪了去。咳！東西兩晉，看似與外患相終始，究竟自成鷓蚌，纔有漁翁。西晉尚且如此，東晉更不必說了。有人謂司馬懿，故後嗣亦為劉裕所篡，這是從因果上着想，應有此說；但添此一番議論，更見得晉室覆亡，并非全是外患所致，倫常乖舛，骨肉尋讎，是為亡國第一的禍胎；信義淪亡，豪權互鬪，是為亡國的第二禍胎。外人不不過乘間抵隙，可進則進，既見我中國危亂相尋，樂得趁此下手，分嘗一鬪，華民雖衆，無拳無勇，怎能攔得住胡馬？殺得過番兵，眼見得男為人奴，女為人妾，同做那夷虜的僕隸了。傷心人別有懷抱。自古到今，大抵皆然，不但兩晉時代，遭此變亂，只是內外交迫，兩晉也達到極點，為懲前毖後起見，正好將兩晉史事，作為榜樣，奈何後人不察，還要爭權奪利，擾擾不休，恐怕四面列強，同時入室，比那五胡十六國，更鬧得一塌糊塗，那時國也亡，家也亡，無論豪族平民，統去做外人的砧上魚，刀上肉，無從倖免，乃徒怨及外人利害，試問外人肯受此惡名嗎？論過去兼及未來，真是眼光四射。

話休敘煩，且把那兩晉興亡，逐節演述，作為未來的殷鑒。看官少安毋躁，待小子援筆寫來。晉自司馬懿起家河內，曾在漢丞相曹操麾下，充當掾吏，及曹丕篡漢，出握兵權，與吳蜀相持有年，迭著戰績。懿死後，長子師嗣，後任

第一回 射蛇首與王呈預兆 睹龍顏慧婦忌英雄

世運百年一大變，三十年一小變，變亂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聖帝明王，善自貽謀，也不能令子子孫孫，萬古千秋的太平過去，所以治極必亂，盛極必衰，衰亂已極，復治復盛，好似行星軌道一般，往復循環，周而復始。一半是關係人事，一半是關係天數，天定勝人，天定亦勝人，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國數千萬里疆域，好幾百兆人民，自從軒轅黃帝以後，傳至漢晉，都由漢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爲中國所不齒，不說他犬羊賤種，就說他虎狼遺性，最普通的贈他四個雅號，南爲蠻，東爲夷，西爲戎，北爲狄，這蠻夷戎狄四種，只准在外國居住，不許他闖入中原，古人稱爲華夏大防，便是此意。界劃原不可不嚴，但侈然自大，亦屬非是。

漢晉以降，外族漸次來華，雜居內地，當時中原主子，誤把那懷柔主義，待遇外人，因此藩籬自闕，防維漸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內，以生以育，日熾日長，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爲虺勿摧，爲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國，迭爲興替，皆得蕩蕩中原，變做了一個胡虜腥羶的世界。後來弱肉強食，彼吞此併，輾轉推遷，又把十六國土宇，渾合爲一大國，叫作北魏。北魏勢力，很是強盛，查起他的族姓，便是五胡中的一族，其時漢族中衰，明王不作，只靠了南方幾個梟雄，抵制強胡，力保那半壁河山，支持危局，我漢族的衣冠人物，還算留貽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淪胥，無如江左各君，以暴易暴，不守綱常，不顧禮義，你篡我竊，無父無君，擾擾百五十年，易姓凡三，歷代凡四，共得二十三主，大約英明的少，昏暗的多，評論確實，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兩個能文能武。武指太武帝，文指孝文帝。經營四方，修明百度，揚武烈，興文教，却具一番振作氣象，不類凡庸。他看得江左君臣，昏深荒唐，未免奚落，嘗呼南人爲梟夷，易華爲夷，無非自取。南人本來自稱華胄，當然不肯忍受，遂號北魏爲索虜，口舌相爭，干戈繼起，往往因北強南弱，累得江淮一帶，

烽火四逼，日夕不安。幸虧造化小兒，巧爲播弄，使北魏亦起內訌，東分西裂，好好一個魏國，也變做兩頭政治，東要奪西，西要奪東，兩下裏戰爭未定，無暇顧及江南，所以江南尚得保全。可惜昏主相仍，始終不能展足，局促一隅，苟延殘喘。及東魏改爲北齊，西魏改爲北周，中土又作爲三分，周最強，齊爲次，江南最弱，鼎峙了好幾年，齊爲周併，周得中原十分之八，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險些兒要盡屬北周了。就中出了一位大丞相楊堅，篡了周室，復併江南，其實就是仗着北周的基業，不過楊係漢族，相傳爲漢太尉楊震後裔，忠良遺祚，足字物望，更兼以漢治漢，無論南北人民，都是一致翕服，龍角當頭，王文在手，均見後文。既受周禪，又滅陳氏，居然統一中原，合併南北。當時人心歸附，亂極思治，總道是天下大定，從此好安享太平，那知他外強中乾，受制帷帟，阿麼煬帝小名小醜，計奪青宮，甚至弑君父，殺皇兄，烝庶母，驕恣似蒼梧，宋主昱。淫荒似東昏，齊主寶卷。愚蔽似湘東，梁主繹。窮奢極欲似長城公，陳主叔寶。凡江左四代亡國的覆轍，無一不蹈，所有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祖訓，一古腦兒撇置腦後，衣冠禽獸，牛馬裾襟，遂致天怒人怨，禍起蕭牆，好頭顱被人斫去，徒落得身家兩敗，社稷淪亡，妻妾受人污，子弟遭人害，鬧得一塌糊塗，比宋齊梁陳末世還要加幾倍擾亂。咳，這豈真好算做混一時代麼？小子記得唐朝李延壽撰南北史各一編，宋齊梁陳屬南史，魏齊周隋屬北史，寓意却很嚴密，不但因楊氏創業，是由北周蟬蛻而來，可以屬諸北史，就是楊家父子的行誼，也不像個治世真人，雖然靠着一時僥倖，奄有南北，終究是易與易衰，纔經一傳，便爾覆國，這也只好視作閭運，不應以正統相待。獨具隻眼。小子依例演述，摹仿說部體裁，編成一部南北史通俗演義，自始徹終，看官聽着，開場白已經說過，下文便是南北史正傳了。虛寫一段，已括全書大意

且說東晉哀帝興寧元年，江南丹徒縣地方，生了一位亂世的梟雄，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叫作寄奴，他的遠祖，乃是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交受封楚地，建國彭城，子孫就在彭城居住。及晉室東遷，劉氏始徙居丹徒縣，口里東安太守劉靖，就是裕祖，郡功曹劉翹，就是裕父，自從楚元王交起算，傳至劉裕，共歷二十一世，裕生時適當夜間，

第一回 湖龍興開編談將種 選蛾眉侍宴賺唐公

桑麻無恙，雞犬不驚。村夫野老，散坐瓜棚豆架旁，笑談大唐遺事。什麼晉陽宮，什麼鳳凰山，什麼摩天嶺，什麼薛仁貴征東，什麼羅通掃北，什麼巴駱和，什麼宏碧綠，最出奇動人的，是蓋蘇文與妖作怪，樊梨花倒海移山，唐三藏八十一難，孫悟空七十二變，說得天花亂墜，神怪迷離。其實，是半真半假，若有若無。咳！我想這班村夫野老，能識得幾個字，能讀過幾句書，無非藉神社戲，茶肆官詞，灌輸了一些見聞，就借那閑着時候，說長論短，談古說今，自稱爲大唐人，戲述那大唐事，究竟唐朝有若干皇帝，多少版圖？一古腦兒莫明其妙。甚且把神功妖法，子虛烏有等談，信爲真有，看似與國無害，與家無損，那知恰有絕大關係。二十年前的義和團，紅燈照，不會說有齊天大聖附身，黃連聖母，下世麼？京津一帶，愚夫婦，腦中記着唐亂話，西狗屁，遂以爲古今一律，仙人間出，迷信得甚麼相似，終弄到聯軍入境，京邑爲墟。看官試想，有益呢？無益呢？有損呢？無損呢？談仙說怪，諸書多借唐事影射，故本編緣起，格外痛斥。

小子就史論史，卽唐敘唐，單把那一十四世的唐祚，二百九十年的唐史，興亡衰廢，約略演述，已不下數十萬言，看官恐已怕煩，要說甚神仙談甚鬼怪？本回是一個開場白，理應將唐朝本末，總揭一段，譬如振衣提領，張網握綱一般。有了大關節，自然後按次敘下，有條有緒，自己覺得不是瞎說，旁人也識得不是亂言。說部之須有楔子，卽本此志。會記前人一笑談云：「漢經學，晉清談，唐烏龜，宋鼻涕，清遺退。」漢晉宋清諸朝，自有專書交代，不必向本編聲明。只「唐烏龜」三字，究作什麼解？相傳龜與蛇交，非偶相從，因此世間做丈夫的，縱妻外淫，往往被人喚做烏龜。唐朝開國的時候，曾把晉陽宮內的妃嬪，取作侍姬，恐墮主不甘負着龜名，要來問罪，沒奈何拚死與兵，議行大事，一番大僥倖，竟得隋江山，好容易登了大寶，刻盡羣雄，收拾海內二百九十三州，作爲李氏私產。所有東夷南蠻，

西戎北狄，統是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真是唐朝實事，並不是唐人虛談，就是大唐人的名目，從此傳聞海外，我中國人常以此自夸，相沿到今，不過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你要人家去做烏龜，人家亦要你的子孫去做烏龜。太宗高宗的時候，是唐朝極盛時代，宮闈裏面，已是不明不白。太宗姦污弟婦，是皇帝去做烏龜了。高宗皇后武則天，簡直是生性好淫，廣置面首，倖得如懷義、俊美、昌宗、陸續，召將進去，充作幸臣，是皇帝去做烏龜了。嗣是韋后恃寵，中宗點籌，玉環洗兒，祿山抓爪，綠頭巾成爲家法，元緒公竟作祕傳，烏龜烏龜，數見不鮮。嗣是乃有倚勢的宦官，嗣是乃有挾權的藩鎮，內外交訌，就把那李氏的國脈，一日一日的斲喪下來。看官，以爲宦官藩鎮的禍祟，與女寵無與，誰知是因果相連，源流有自，不寵壽王妃，何來高力士？唐室宦官專政，自高力士始。不近大腹兒，何有三節度？安祿山兼領三鎮，爲唐室藩鎮之所由始。龜奴龜子，玩弄朝綱，執掌兵政，於是此行彼效，你爭我

賽，樂得依樣畫葫蘆，去挾制那烏龜皇帝。歷久相沿，積重難返，閹宦可以弑主，將弁可以逐帥，十軍阿父，勢饒薰天，指田令孜。三鎮大臣，兵戈犯闕。王行瑜、李茂、真、韓建。黃巢殺人八百萬，季述數君數十罪，南面稱尊的天子，逐朝與傀儡

相似，今日被人幽，明日被人劫，又明日被人廢死，甚至大家夫婦，委身國賊，好一座錦繡江山，竟被那礪山無賴朱阿三，輕輕的移奪了去，說將起來，煞是可憐。但總由列祖列宗，貽謀未善，所以子子孫孫，累得吃苦，連烏龜都無暇做得，豈不是自作自受，近報在自身，遠報在兒孫麼？看官記着，這一部唐朝演義，好做了三段立論：第一段是女禍，第二段是閹禍，第三段是藩鎮禍，依次產出，終至滅亡。若從根本問題上解決起來，實自宮闈淫亂，造成種種的惡果。所以評斷唐史，用了最簡單的三字，叫做唐烏龜，這真所謂一言以蔽之。新釘鐵線，撥除枝葉。

宗旨既明，請看正傳。話說唐朝開國的始祖，姓李，名淵，字叔德，係隴西成紀人氏，爲西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東晉時，蜀棟秦涼，自稱爲王，傳子李歆，爲北涼所滅。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天錫生虎，虎仕西魏，有功，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嗣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號爲八柱國，歿封唐國公。子昉，仕隋，襲封唐公。昉妻獨孤氏，與隋文

第一回 睹赤蛇老母覺異徵 得豔鳳梟雄償夙願

治久必亂，合久必分，這是我中國古人的陳言。其實是太平日久，朝野上下，不知祖宗艱業的艱難，守成的辛苦，一味兒驕奢淫佚，縱欲敗度，所有先人遺澤，逐漸耗盡，造化小兒，又故意弄人，今年大水，明年大旱，害得飢饉薦臻，盜賊盪起，平民無可如何，與其餓死凍死，不如跟了強盜，同去擄掠一番，倒反得食梁肉，衣文錦，而且做個僞官，發點大財，好奪幾個嬌妻美妾，享那後半世的榮華。於是亂勢日熾，分據一方，就中有三五梟雄，趁着國家擾亂的時候，號召徒黨，張着一幟，不是僭號稱帝，就是擁土稱王。咳！天下有許多帝，許多王，這豈還能平靖麼！絕大道理，絕大議論。

小子曠覽古史，查考遺事，似這種亂世分裂的情狀，實是不止一兩次，東周時有列國，後漢時有三國，東晉後有南北朝，晚唐後有五代，統是東反西亂，四分五裂，南北朝五代，更鬧得一塌糊塗，小子方編完唐史演義，凡殘唐時候的亂象，及四方分割的情形，還未曾交代明白，因此不得不將五代史事，繼續演述。五代先後歷五十三年，換了八姓十三個皇帝，改了五次國號，叫作梁唐晉漢周。史家因梁唐晉漢周五字，前代早已稱過，恐前後混亂不明，所以各加一個後字，稱爲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還有角逐中原，稱王稱帝，與梁唐晉漢周五朝，或合或離，不相統屬的國度，共計十數，著名史乘，稱作十國，就是吳楚閩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及吳越荆南。提綱挈領。

看官聽說這五代十國的時勢，簡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篡弑相尋，蒸報無已，就使有一二君主，如後唐明宗，後周世宗兩人，當時號爲賢明英武，但也不過彼善於此，未足致治。故每代傳襲，最多不過十餘年，最少只有三四年，各國亦大都如此。古人說得好，木朽蟲生，牆空蟻入，似此蕩蕩中原，沒有混一的主子，那時外夷從

旁窺伺，樂得乘隙而入，噴賓奪主，海內腥膻，土地被削，子女被擄，社稷被滅，君臣被囚。中國正紛紛擾擾，無法可治，再加那鮮卑遺種，朔漠健兒，進來蹂躪一場，看官！你想中國此時，若不苦呢？危不危呢？言之慨然。

照此看來，欲要內訌不致蔓延，除非是國家統一，欲要外人不要來問鼎，亦除非是國家統一。暮鼓晨鐘，若彼爭此奪，上替下凌，禮教衰微，人倫滅絕，無論什麼朝局，什麼政體，總是支撐不住，眼見得神州板蕩，四夷交侵，好好一個大中國，變做了盜賊世界，夷虜奴隸，豈不是可悲可痛麼？傷心人別具懷抱。列位不信，五代史就是殷鑒，待小子從頭至尾，演述出來。

且說五代史上第一朝，就是後梁，後梁第一世皇帝，就是大盜朱阿三。原名是一溫字，唐廷賜名全忠，及做了皇帝，又改名爲晃。他的皇帝位置，是從唐朝篡奪了來，少子前編唐史演義，已將他篡奪的情狀，約留敘明，只是他出身履歷，未曾詳述，現下續演五代史，他坐了第一把龍椅，那得不特別表明，他是宋州楊山午溝里人，父名誠，恰是個經學老先生，在本鄉設帳課徒。娶妻王氏，生有三子，長子名全昱，次名存，又次名溫。溫排行第三，小名便叫作朱阿三。相傳朱溫生時，所居屋上，有紅光上騰霄漢，里人相顧驚駭，同聲呼號道：「朱家火起了！」當下彼汲水，此挑桶，都奔到朱家救火。那知廬舍儼然，並沒有甚麼煙焰，只有呱呱的嬰孩聲，喧達戶外，大家越加驚異，詢問朱家近隣。但說朱家新生一個孩兒，此外毫無怪異，大家喧嚷道：「我等明明見有紅光，爲何到了此地，反無光焰，莫非此兒生後，將來大要發迹，所以有此異徵哩！」

說本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盜賊得爲帝王也，應該有此怪象。

一世梟雄，降生僻地，鬧得人家驚擾，已見得氣象不凡，三五歲時候，恰也沒甚奇慧，但只喜歡弄棒使棍，慣與鄰兒吵鬧，次兄存與溫相似，也是個淘氣人物，父母屢次訓責，終不肯改，只有長兄全昱，生性忠厚，待人禮，頗有乃父家風。朱誠嘗語族里道：「我生平熟讀五經，賴此糊口，所生三兒，惟全昱尚有些相似，存與溫統是不肖，不知我家將如何結局哩！」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兒出世 弧矢見志遊子離鄉

「得國由小兒，失國由小兒。」這是元朝的伯顏，拒絕宋使的口頭語，本沒有甚麼祕識，作為依據。但到事後這憶起來，却似有絕大的因果，隱伏在內。宋室的江山，是從周主宗訓處奪來，宗訓冲齡踐阼，曉得甚麼保國保家的法兒？而且周主繼后符氏，又是初入宮中，纔爲國母，周世宗納符彥釗女爲后，后死復納其妹，入宮纔十日。所有宮廷大事，全然不會接洽，陡然遇着大喪，鑲日裏把淚洗面，恨不隨世宗同去。可憐這青年嫠婦，黃口孤兒，覺筵子立，形影相弔，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便乘此起了異心，暗地裏聯絡將弁，託詞北征，陳橋變起，黃袍加身，居然自做皇帝，擁兵還朝。看官！你想七歲的小周王，二十多歲的周太后，無拳無勇，如何抵敵得住？眼見得由他播弄，驅往西宮，好好的半壁江山，霎時間被趙氏奪去，還說是甚麼禪讓，甚麼曆數，甚麼保全故主，甚麼坐鎮太平，彼歌功，此頌德，差不多似舜禹復出，湯文再生。中國史官之不值一錢，便是此等說頭所累。

這時正當五季以降，亂臣賊子，搶攘數十年，得了一個逆取順守，彼善於此的主兒，百姓都快活得很，那個去追究隱情？因此遠近歸附，好容易南收北撫，混一區夏，一番事情，兩番做成，這真叫作時來福轉，倣倣成功呢。偏是皇天有眼，看他傳到八九世，降下一個勁敵，把他河北一帶，先行奪去，仍然令他坐個小朝廷，康王南渡，又傳了八九世，元將伯顏引兵渡江，勢如破竹，可巧南宋一綫，剩了兩三個小孩子，今年立一個，明年被敵兵擄去，明年再立一個，不到兩年，又驚死了，遣下趙氏一塊肉，孤苦伶仃，流離海嶼，勉強強強的過了一年，徒落得崖山覆沒，帝子銷沈，就是文陸張幾個忠臣，做到力竭計窮，終歸無益，先後畢命，一死謝責，可見得果報昭彰，天道不爽，憑你如何巧計安排，做成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到了子孫手裏，也有人看那祖宗的樣子，不是巧取，便是強奪，悖入悖出，總歸

是無可逃避呢。爲世人作一棒喝，並非迷信之言。不過惡多善少，報應必速；善多惡少，報應較遲。試看朱溫、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郭威等人，多半是淫凶暴虐，善不敵惡，自己雖然快志，子孫不免遭殃，忽而興，忽而亡，總計五季十三君，一古腦兒只四五十年，獨兩宋傳了十八主，共有三百二十年，這也由趙氏得國以後，頗有幾種深仁厚澤，維繫人心，不似那五季君主，一味強暴，所以歷世尚久，比兩漢只短數十年。比唐朝且長數十年，等到山窮水盡，方致滅亡，這却是天意好善，格外優待呢！

小子閱覽宋史，每歎宋朝的善政，却有數種：第一種，是整肅宮闈，沒有女禍；第二種，是抑制宦官，沒有奄禍；第三種，是睦好懿親，沒有宗室禍；第四種，是防閑戚里，沒有外戚禍；第五種，是罷典禁兵，沒有強藩禍，不但漢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還遜他一籌。但也有兩大誤處：北宋抑兵太過，外乏良將，南宋任賢不專，內乏良相。遼金元三國迭起，北方屢爲邊患。當趙宋全盛的時候，還不能收復燕雲十六州，後來國勢日衰，無人專閫，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兩河，明日割三鎮，帝座一傾，主子被虜，到了南渡以後，殘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幾員大將，又被那賊臣奸相，多方牽制，有力沒處使，有志沒處行，風波亭上，冤獄構成，西子湖邊，騎驢歸去，大家心灰意懶，坐聽敗亡，沒奈何迎敵乞降，沒奈何蹈海殉國，說也可憐，兩宋三百二十年間，始終被夷狄所制，終弄到舉國授虜，寸土全無，彼時懲前愆後的趙太祖，那裏防得到這般收場，其實是人有一千算，天教一算，若非冥冥中有此主宰，那竊竊得來的國家，反好長久永遠，千年不敗，咳！天下豈有是理嗎？總贊一段，仍歸到靈龜之罪，筆大如椽，心細似髮。看官不要笑我饒舌，請看下文依次敘述，信而有徵，纔知小子是覈實陳詞，並非妄加褒貶哩。稗官野乘，一同俯首。

且說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陽的夾馬營內，生下一個香孩兒，遠近傳爲異聞，什麼叫作香孩兒呢？相傳是兒初生，赤光繞空，并有一股異香，圍裹兒體，經宿不散，因此叫作香孩兒。從異聞入手，下筆突兀。或謂後唐明宗李嗣源繼阼以後，每夕在宮中焚香，向天拜祝，自言某本胡人，爲衆所推，暫承唐統，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撥亂反正，混一

第一回 感白光孀妹成孕 劫紅顏異兒得妻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無論古今中外，統是這般見解，這般稱呼；這也是成敗衡人的通例。起語已涵蓋一切惟我中國自黃帝以後，帝有五，王有三，歷秦漢晉南北朝及隋唐五季南北宋，雖未嘗一姓，畢竟是漢族相傳，改姓不改族。其間或有戎狄蠻貊入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來自去，如獺鬻，如獵獮，如匈奴，不過侵略朔方，沒有甚麼猖獗。後來五胡契丹女真，鐵騎南來，橫行腹地，好算得威儀熏天，無人敢當，但終不能統一中國；幾疑天限南北，地判華夷，中原全境，只有漢族可爲君長，他族不能躡入的。誰知南宋告終，匡山盡覆，趙氏一塊肉，淹入貝宮，亦膽忠心的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殺，蕩蕩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國皇帝，這真是有史以來的創局。有說的是天命，有說的是人事，小子也莫明其妙，只好就史論史，把蒙古興亡的事實，演出一部元朝小說來。諸君細閱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關係了！暗中注重人事，爲現今國民下一針砭，是有心愛國之談。

且說蒙古源流，本爲唐朝時候的室韋分部，向居中國北方，打獵爲生，自成部落。嗣後與鄰部構釁，屢戰屢敗，弄到全軍覆沒，只剩了男女數人，逃入山中。那山名叫剛兒格，乃袞層巒疊嶂，高可矗天，惟一徑可通出入，中有平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不亞桃源。男女數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偶，不到幾年，生了好幾個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顏，生得膂力過人，所有毒蟲猛獸，遇着了，他無不應手立斃。他的後裔，獨稱繁盛。有此大力，宜善生殖。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顏」的變音，特字便是統類的意義。種類既多，轉嫌地狹，苦於舊徑蕪塞，日思開闢。爲出山計，輾轉覓得鐵鑛，洞穴深邃，大衆伐木熾炭，篝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剖革爲筒，吹風助火，漸漸的鐵石盡

鎔前此羊腸曲徑，坍的坍，塌的塌，忽變作康莊大道，因此衢路遂闊。不帶五丁，竟闢靈臺，蜀主不能專美於前。

數十傳後，出了一箇朵奔巴延。元史作託奔默爾根，必史作朵奔蔑兒干。嘗隨乃兄都蛙鎖豁兒，出外游牧。一日到了

不兒罕山，但見叢林夾道，古木參天，隱隱將大山籠住。都蛙鎖豁兒向朵奔巴延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大山，比咱們居住地，好歹如何？」朵奔巴延道：「這山好得多哩，咱們趁着閒暇，去逛一會子何如？」都蛙鎖豁兒稱善，遂攜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將進去。到了險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撥着木，扳着藤，猿升而上，費了好些氣力，竟至山巔。兄弟兩人，揀了一塊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瞭望，烟雲繚繞，岫嶼迴環，彷彿別有天地。俯視有兩河縈帶，支流錯雜，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覺鮮妍。好一幅畫圖。

朵奔巴延看了許久，忽躍起道：「阿哥！這座大山的形勢，好得很！好得很！咱們不如遷居此地，請阿哥酌奪！」說了數語，未聞回答。朵奔巴延不覺焦躁起來，復叫了數聲哥哥，方聞得一語道：「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說！」

朵奔巴延道：「看甚麼？」都蛙鎖豁兒道：「你不見山下有一羣行人麼？」朵奔巴延道：「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鎖豁兒道：「那行人裏面，有一個好女兒！」朵奔巴延不待說畢，便說道：「哥哥痴了！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麼？」都蛙鎖豁兒道：「不是這般說，我已有了妻，那女兒若未曾嫁人，我去與他說親，配你可好麼？」朵奔巴延道：「遠遠的，恰有幾箇人影，如何辨別妍媸？」都蛙鎖豁兒道：「你若不信，你自去看明！」朵奔巴延少年好色，聞着有美女子，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問，都蛙鎖豁兒見有好女，何故朵奔巴延獨云見得不清？原來都蛙鎖豁兒，一目獨明，能望至數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隻眼。他能見人所未見，所以命弟探驗真實，自己亦慢步下來。

那時朵奔巴延一口氣跑到山下，果見前面來了一叢百姓，內有一輛黑車，坐着一位齊齊整整，嫵娘婷婷的美人兒。想是天仙來了。不由的瞅了幾眼，那美人似已覺着，也睜着秋波，對朵奔巴延瞭了一瞭。儼然吊膀子，可想這美人

第一回 揭史綱開宗明義 困涸轍避難爲僧

江山無恙，大地春回，日暖花香，窗明几淨，小子擱筆已一月有餘了。迴憶去年編述元史演義，曾敘到元亡明續的交界，嗣經臘鼓頻催，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什麼守歲，什麼賀年，因此將元史交代清楚，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現在時序已過去了，身子已少閑了，元史演義的餘味，尙留含腦中，明史演義的起頭，恰好從此下筆。談淡寫來，興味盎然。元朝的統系，是蒙古族爲主，明朝的統系，是漢族爲主，明太祖朱元璋，應運而興，不數年即驅逐元帝，統一華夏；政體雖猶是君主，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設家。嗣後傳世十二，凡一十七帝，歷二百七十有六年，其間如何興，如何盛，如何衰，如何亡，統有一段極大的原因，不是幾句說得了的。先賢有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國必興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國必衰亡。」這句話雖是古今至言，但總屬普通說法，不能便作一代興衰的確證。

小子嘗謂明代開國，與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大略不同；後來由興而衰，由盛而亡，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轍。看官欲問這五大弊嗎？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權閹迭起；第三弊是姦賊橫行；第四弊是宮闈恃寵；第五弊是流寇殃民。這五大弊循環不息，已足斲喪元氣，傾覆國祚；還有國內的黨爭，國外的強敵，膠膠擾擾，愈亂愈熾；勉強支持了數百年，終弄到一敗塗地，把明祖創造經營的一座錦繡江山，拱手讓與滿族，說將起來，也是可悲可慘的。提綱挈領，眼光直注全書。目今滿主退位，漢族光復，成世變之滄桑，話前朝之興替，國體雖是不同，理亂相關，當亦相去不遠。遠鑑胡元，近鑑滿清，不如鑑着有明，所以元清兩史演義，既依次編成，這明史演義，是萬不能罷手的。況乎歷代正史，卷帙最多，宋史以外，要算明史；若要把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從頭至尾，展開一遍，差不多要好幾年工夫。現在的士子們，能有幾個目不窺園，十年攻苦，就使購置了一部明史，也不過皮藏書室，做一個讀史的模樣，那裏

肯悉心翻閱呢？並非挖苦士子，乃是今日實情。何況爲官爲商爲農爲工，連辦事謀生，尙覺不暇；或且目不識丁，胸無點墨，怎知道去閱明史？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小子爲通俗教育起見，越見得欲罷不能，所以今日寫幾行，明日編幾行，窮年累月，又輯成一部明史演義出來。宜詳者詳，宜略者略，所有正史未載，稗乘偶及的軼事，恰見無不搜，聞無不述，是是非非，憑諸公議。元元本本，不憚瑣陳。看官不要惹厭，小子要說到正傳了。說明緣起，可見此書之不能不作。可見此書之不能苟作。

却說明太祖崛起的時候，正是元朝擾亂的時間。這時盜賊四起，叛亂相尋，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台溫，潁州人劉福通，與樂城人韓山童，起兵汝潁，羅田人徐壽輝，起兵鄱黃，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濠梁，秦州人張士誠，起兵高郵，還有李二彭大趙均用一班草寇，攻掠徐州，弄得四海紛爭，八方騷擾。各方寇盜，已見元史演義中，故用簡筆敘過。元朝遣將調兵，頻年不息，只山童被擒，李二被逐，算是元軍的勝仗，其餘統不能損他分毫，反且日加猖獗。那時元順帝昏庸得很，信奉番僧，日耽淫樂，甚麼演撲兒法，即大喜樂之意。甚麼秘密戒，亦名雙修法，均詳元史演義。甚麼天魔舞，造龍舟，製宮漏，專從玩意兒上着想，把軍國大事，撇在腦後，賢相脫脫，出征有功，反將他革職充軍，死得不明不白，佞臣哈麻兄弟，及禿魯帖木兒，導上作奸，反言聽計，從寵榮得甚麼相似。冥冥中激怒上蒼，示他種種變異，如山崩地震，旱乾水溢，諸災，以及兩血雨，毛雨，隕石，隕火，諸怪象，時有所聞，無非令順帝恐懼修省，改過遷善，不意順帝怙惡不悛，鏡日裏與淫僧妖女，媚子諧臣，講演這歡喜禪，試行那秘密法，雲雨巫山，唯日不足，於是天意亡元，羣雄逐鹿，人人都挾有帝王思想。劉福通奉韓山童子林兒爲帝，國號宋，據有亳州。徐壽輝也自稱皇帝，國號天完。張士誠也居然僭號誠王，立國稱周。一班草澤梟雄，統是得意妄行，毫無紀律，不配那肇基立極奉天承運的主子，所以上天另行擇真，湊巧濠州出了一位異人，姿貌奇傑，度量弘廓，頗有人君氣象，乃暗中設法保佑，竟令他撥亂反正，做了中國的大皇帝，這人非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以匹夫爲天子，不可謂無天意。近時新學家言專屬人事，抹煞天道，似亦未足全信，故此

第一回 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開場白若莊若諧，實有深意，讀者莫發聯過。這聯語是前清時代的官民，每年寫上紅箋，

當作新春的門聯，小子從小到大，已記得爛熟了。曾記小日子生日，正是前清光緒初年間，當時清朝雖漸漸衰落，然全國二十餘行省，還都是服從清室，不敢抗命；士讀於廬，農耕於野，工居於肆，商販於市，各安生業，共樂承平，彷彿是汪洋帝德，浩蕩皇恩。比今日何如？到小子五六歲時，嘗聽父兄說道：「我國是清國，我輩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

小子腦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樣。嗣後父兄令小子入塾，讀了趙錢孫李，念了天地元黃，漸漸把清朝二字，也都

認識。至學廡論孟，統共讀過，認識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塾師教小子道：「書中有數字，須要曉得避諱！」小子

全然不懂，便問塾師以何等字樣，應當避諱。塾師寫出玄字，曄字，胤字，弘字，顯字，諱字，指示小子道：「此等字都應

缺末筆。」又續寫歷字，寧字，淳字，隨卽於歷字，寧字，淳字旁，添寫一曆字，胤字，諱字，指示小子道：「歷字應以曆

字恭代，寧字應以甯字恭代，淳字應以滄字恭代。」小子仍莫明其妙，直待塾師詳細解釋，方知玄字曄字是清康熙

皇帝名字，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弘字歷字是清乾隆帝名字，顯字是清嘉慶帝名字，寧字諱字淳字是清道光咸

豐同治帝的名字，人民不能亂寫，所以要避諱的。這等塾師也算難得了。

後來入場考試，益覺功令森嚴，連恭代的字，都不敢寫，方以為大清統一中原，餘威震俗，千秋萬歲，縣延不絕，

可以與天同休了。虛寫得勢，誰知世運靡常，興衰無定，內地還稱安靜，海外的風潮，竟日甚一日。安南緬甸，是中國藩

屬，被英法兩國奪去，且不必說，清朝原是慷慨得很，忽然日本國與兵犯界，清朝遣將抵禦，連戰連敗，沒奈何低首求和，

銀子給他二百四十兆兩，又將東南的臺灣省，澎湖羣島，雙手捧送，日本國方肯干休。過了兩三年，奉天省內的旅

順大連灣，被俄國租佔了去，山東省內的膠州灣，被德國租佔了去，膠州灣東北的威海衛，被英國租佔了去，廣東省內的廣州灣，被法國租佔了去，而且內地的贛山鐵路，也被各國佔去不少，這便叫作國恥。

嗣是清朝威勢全失，外患未了，內憂又起，東伏革命黨，西起革命軍，擾亂十多年，清廷防不勝防，後來武昌發難，各省響應，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復了。自此以後，人人說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罵，甚至說他是犬羊賤種，豺虎心腸，又把那無中生有的事情附會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無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無一非卑鄙醜態，這也未免言過其實呢。平心之論我想中國的人心，實在是靠不住的，清朝存在的時候，個個吹牛拍馬，說他帝德什麼大，皇恩什麼深，到了清室推翻，又個個批他一錢不值，這又何苦？帝王末路大都如是小子無事時，曾把清朝史事，約略考究，有壞處，也有好處，有淫暴處，也有仁德處；若照時人所說，連兩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撐到二百六十年？是極是極不過轉到末代，主弱臣庸，朝政濁亂，所以民軍一起，全局瓦解。現在清朝二字，已成過去的歷史，中國河山，仍然照舊，要想易亂爲治，須把清朝的興亡，細細攷察，擇善而從，不善則改，古人說的『殷鑒不遠』，便是此意。揭出全書宗旨，正大光明，不比那尋常小說家，瞎三話四，亂道是非。

開文少表，且說清朝開基的地方，是在山海關外瀋陽東邊，初起時，只一小村落，聚羣而居，壘土爲城，地名鄂不哩，人種叫作通古斯族，他的遠祖，相傳是唐虞以前，便已居住此地，稱爲肅慎國，帝舜二十五年，肅慎國進貢弓箭，史冊上曾見過的。傳到後代，人口漸多，各分支派，大約每一部落，戴一頭領，多生得骨格魁梧，膂力強壯，并且熟習騎射，百步穿楊，趙宋時代，金太祖阿骨打，是他族內第一個出色人物，開疆拓土，直到黃河兩岸，宋朝被他攪擾的，了不得。後來蒙古興起，金邦漸衰，蒙古與南宋聯兵，將他吞滅，還有未曾死亡的遺族，逃奔東北，伏處海濱，經過了二百多年，又產出一個大人物來，這個人物，說是天女所生，真正奇事。天女如何下降，不知與天孫織女作何稱呼，小子尚不敢憑空捏造，是從史籍上繙閱得來。天女生在東北海濱長白山下，有姊妹三人，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幼

第一回 揭大綱全書開始 乘鉅變故老重來

鄂軍起義，各省響應，號召無數兵民，造成一個中華民國。什麼叫作民國呢？民國二字，與帝國二字相對待。從前的中國，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陸，但教屬諸一皇以下，簡直與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兩代承襲下去。自從夏禹以降，傳到滿清，中間雖幾經革命，幾經易姓，究不脫一個皇帝範圍。小子生長清朝，猶記得十年以前，無論中外，統稱我國爲大清帝國，到了革命以後，變更國體，於是將帝字廢去，換了一個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號，民字是百姓的統稱，一人當國，人莫敢違，如或賢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愜人心，那時國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糊塗的皇帝，或有幾個賢明，幾個公允，傳到子子孫孫，多半昏憤糊塗，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挺身走險，相聚爲亂，所以歷代相傳，總有興亡。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從古無不滅的帝家。近百年來，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統說皇帝制度，實是不良，欲要一勞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爲民主，不可依理而論，原說得不錯。皇帝專制，流弊甚多，若改爲民主，雖未嘗無總統，無政府，但總統由民選出，政府由民組成，當然不把那昏憤糊塗的人物，公舉起來。況且民選的總統，民組的政府，統歸人民監督，一國中的立法權，又屬諸人民，總統與政府只有一部份的行政權，不能違法自行，倘或違法，便是叛民，民得彈劾質問，并可將他掉去。這種新制度，既叫作民主國體，又叫作共和國體，真所謂大道爲公，最好沒有的了。原是無上的政策，可惜是紙上空談，不見實行。

小子每憶起辛亥年間，一聲霹靂，發響武昌，全國人士，奔走呼應，彷彿是癡狂的樣兒。此時小子正寓居滬上，日夕與社會相接，無論紳界、學界、商界、工界，沒一個不喜形於色，聽得民軍大勝，人人拍手，個個騰歡，偶然民軍小挫，便都疾首蹙額，無限憂愁。因此紳界籌餉，學界募捐，商界工界，情願歇去本業，投身軍伍，誓志滅清，甚至嬌嬌瀟瀟。

滿的女佳人，也居然想做花木蘭，梁紅玉，組織甚麼練習團，競進社，後援會，北伐隊，口口女同胞，聲聲女英雄，鬧得一塌糊塗，還有一班超等名伶，時髦歌妓，統乘此大出風頭，借着色藝，釀賞助餉，看他宣言書，聽他演說，談似乎這愛國心，已達沸點，若從此堅持到底，不但衰微的滿清，容易掃盪，就是東西兩洋的強國，也要驚心動魄，讓我一籌呢。中國人熱度，只有五分鐘，外人怕我什麼，況當時募捐助餉的人物，或且籍名中飽，看似可喜，實是可恨。老天總算做人美，偏早生了一個孫中山，又生了一個黎黃陂，並且生了一個袁項城，趁這清祚將絕的時候，要他三人出來作主，幹了一番掀天動地的事業，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腦兒奪還，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腦兒掃清。我國四萬萬同胞，總道是民國肇興，震鑠今古，從此光天化日，函夏無塵，大家好安享太平了。當時我也有此妄想。

誰知民國元年，你也集會，我也結社，各自命為政黨，分門別戶，互相詆排，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腦後，當時小子還原諒一層，以為破壞容易，建設較難，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表面上或是分黨，實際上總是為公，倘大眾競爭，辯出了一種妥當的政策，實心做去，豈非是愈競愈進麼？故讓一步，無如聚訟嘵嘵，總歸是沒有辯清，議院中的議員，徒學了劉四罵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鬧，把筆墨硯瓦，做了兵械，此拋彼擲，飛來飛去，簡直似孩兒打架，並不是政客議事，中外報紙，傳為笑談。那足智多能的袁項城，看議會這般胡鬧，料他是沒有學識，沒有能耐，索性我行我政，管什麼代議不代議，約法不約法，黨爭越鬧得利害，項城越笑他庸騷，後來竟仗着兵力，逐去議員，取消國會。東南民黨，與他反對，稍稍下手，已被他四面困住，無可動彈，只好抱頭鼠竄，不顧而逃。袁項城志滿心驕，遂以為人莫余毒，竟欲將辛苦經營的中華民國，據為袁氏一人的私產。可笑那熱中人士，接踵到來，不是勸進，就是稱臣，向時昌言共和，至此反盛稱帝制。不如是，安得封侯拜爵？斗大的洪憲年號，擡出朝堂，幾乎中華民國，又變作袁氏帝國。偏黨人心未死，西南作怪，醞釀久之，大江南北，統飄揚這五色旗，要與袁氏對仗。甚至袁氏左右，無不反戈，新華宮裏，單剩了幾個嬌妾，幾個愛子，算是奉迎袁皇帝，看官！你想這袁皇帝，尚能成事麼？皇帝做不成，總統都沒人承認，把袁氏氣

預約歷朝通俗演義者可參閱下列預約價及郵費

購										分										購全																																																																																																						
義演俗通國民										清史通俗演義										明史通俗演義										元史通俗演義										宋史通俗演義										五代史通俗演義										唐史通俗演義										南北史通俗演義										兩晉通俗演義										後漢通俗演義										前漢通俗演義										歷朝通俗演義										書名	預約價	郵費
購集分				一至四集	四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六角四分	六角四分																																																																																										
四集	三集	二集	一集	八角	四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四角	六角四分	六角四分																																																																																												
一角三分	一角三分	一角三分	一角三分	二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一角五分半	一角三分	一角五分半																																																																																										

茲向 惠購通知書 貴局購買下列演義

計 特 郵 費 價

共計大洋

整 整 整

交 寄上統祈 查收將該書照後
 開地址交郵 寄下為荷此致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台照
 民國 年 月 日
 具

地址

歷朝通俗演義重版訂正發售預約簡章

一 全部凡十一種。共三千八百頁。版式大小。高市尺五寸七分。寬三寸九分。用上等潔白厚報紙精印。西式精裝。分訂如次。

全部 四十四冊

單行本 前漢通俗演義 四冊 後漢通俗演義 四冊

兩晉通俗演義 四冊 南北朝通俗演義 四冊

唐史通俗演義 四冊 五代史通俗演義 二冊

宋史通俗演義 四冊 元史通俗演義 二冊

明史通俗演義 四冊 清史通俗演義 四冊

民國通俗演義 一集二冊 二集二冊 三集二冊 四集二冊

二 預約價及寄費如下。

分	購全		名	重版訂正定價	重版預約價 貳收一折	郵費
	前漢通俗演義	後漢通俗演義				
	歷朝通俗演義	四十四元		四元四角		六角九分
	前漢通俗演義	四元		四角		一角五分五釐
	後漢通俗演義	四元		四角		一角五分五釐

四 預約期限如下。

- 甲 本埠。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底截止。
- 乙 外埠。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底截止。
- 丙 邊遠之區。如四川、西康、雲南、貴州、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蒙藏、及國外各地。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底截止。

五 出書期間如下。

- 甲 本埠。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底。
- 乙 外埠。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底。
- 丙 邊遠之區。如四川、西康、雲南、貴州、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蒙藏、及國外各地。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底。

六

預約價交後。當即發給預定券。出書時照下開各項分別辦理。

- 甲 不付郵費。聲明自取者。出書後。請持券向原定處取書。
- 乙 付清郵費。訂明郵寄。在券上蓋有書出照寄此券不憑等字樣者。出書後由本局交郵局掛號寄奉。其券不必寄還。

丙 前項取書辦法。如有更變。或住址遷移。應隨時知照原定處。未知照以前。原定處照原住址送發本書。不負追回之責。

七 預定券及取書限制如下。

- 甲 如有塗改。作廢無效。

乙 如有遺失。須覓殷實鋪保。向原定處掛失。方能另補新分。
丙 非原定處不得取書。

八 欲索閱樣本。函示即寄。但須附回件郵費洋五分。

九 本書爲便利預約者起見。除總分局外。並託各地同業代售預約。同業牌號見另表。

十 欲通信預定者。請將所附通知書批下。填寫詳細姓名住址。連同書價寄費。掛號寄交上海本局。

會文堂新記書局謹訂

總局 上海 河南路三馬路北首

分局

北平漢口 廣州
琉璃廠 南通 漢陽
北京 琉璃廠路

